

# 北宋前期陳搏一系《易》學圖說與 《洪範》會通析論

陳睿宏\*

〔摘要〕

陳搏一系丹道本色的《易》學圖說，為北宋前期《易》學發展之主流，並在之後形成廣泛影響。復以《洪範》學應合時代政治、儒釋道的合流，也成為時代的另一學風。二者同行，交互影響，為宋代學術發展的特有現象。陳搏作為圖說的先啟者，其思想元素與基本主張，與《洪範》固有文本與傳統詮說之同義者，尤其展示在陰陽五行之觀念，乃至伏羲制卦為先天之說的主張，沿用漢代以來學者詮解《洪範》與《易傳》的普遍觀點。以《洪範》作為源頭之義，有關之思想觀念，至陳搏而整合為更全面的體系化、圖象化思想。本文關注《易》與《洪範》的會通，明確以陳搏一系，發展至劉牧、邵雍、周敦頤三家的北宋前期為主體，瞭解《易》說會通《洪範》的重要內涵與流行情形。希望透過對《易》說會通《洪範》圖說數理化的梳理，以深入而宏觀之視野，認識陳搏一系《易》學圖說會通《洪範》的具體概況，確立諸家會通之可能關係與實質內涵，以及在學術史上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洪範、陳搏、劉牧、邵雍、周敦頤、易學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 一、前言

《易》與《洪範》思想或知識系統的融攝，在宋代儒學的蛻變衍化下，是因重視《洪範》之學而引入《易》學系統中，抑或《易》學思想主張與運用元素的汲取需要，而關注與傾向，但傳統《洪範》學之基本理解，作為《易》學諸概念確立的支撐，彼此不論內容或形式上相互的聯繫，仔細斟酌，似乎自漢代以來即一直的存在；漢魏時代僅體現於《河圖》、《洛書》同八卦的生成與禹立「九疇」的表面語言，鮮能以具體內容進行陳說；五代乃至宋代以後，則不論圖式形式的呈現，或是內容的理論化、體系化與多元化，不斷的擴大與延伸，至清代仍續承未墜。在此彼此會通發展的洪流中，北宋陳搏（872-989）一系之說，奠定其最重要的基礎。

林之奇（1112-1176）《尚書全解》指出：「《易》之與《洪範》，皆是聖人所以發明道學之秘，論為治之道，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者，要其指歸，未嘗有異」<sup>1</sup>。強調《易》與《洪範》之道的指歸同一，化育天地，通自然之天道，明人事之治道。《易》與《洪範》同為天人之學，不斷的融攝詮說，為宋代《易》學圖式化發展的內在現象。

《洪範》立「九疇」，首列水、火、木、金、土之「五行」<sup>2</sup>，作為天地自然五種不同之物質或現象，以氣化自然之質性，成為以陰陽為本的《易》學系統所用，使《易》與《洪範》已然作另類的會通。從《繫辭傳》的天地之數五位相得之合，至漢儒孔安國（156-74B.C.）、揚雄（53B.C.-18）、虞翻（164-233）諸家，具體以天地之數合五行之用；另如劉歆（46 B.C.-23）將《河圖》與《洛書》，同伏羲之畫八卦及與禹有關的《洪範》「九疇」，建立相應關係之認識，<sup>3</sup>至宋代陳搏一系，亦始終根柢於《洪範》陰陽五行之法，進一步結合「河洛」等圖書之說，開展出新的圖式化《易》學系統。

<sup>1</sup>〔宋〕林之奇：《尚書全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24，頁452。

<sup>2</sup>參見《洪範》的五行之說，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卷12，頁169。

<sup>3</sup>見〔漢〕班固：《五行志》，《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27上，頁1315。

宋代《易》學圖式化與《洪範》之會通，根柢於漢代《洪範》學之五行化的基礎，並本此傳統之說為據，進行更為具體化與圖式結構化的理解建構。《漢書·五行志》言周道夷黜：「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易》與《洪範》彰明天人之說，為時代所關注，至漢王朝新立，學術因時空的流變，走向「始推陰陽為儒者宗」的陰陽災異化路線。<sup>4</sup>《易》與《洪範》內在聯繫下的天人思想，凸顯五行咎徵驗之風，儒家經典轉為陰陽化之理解。就《洪範》本身而言，漢儒以陰陽五行的災異之說進行詮釋，《洪範》的五行化，成這此時期《洪範》學的特色，所以漢儒著伏生（260-161B.C.）《洪範五行傳》、劉向（77-6B.C.）《洪範五行傳論》與包括如眭孟（?-78B.C.）、京房（77-37B.C.）、谷永（?-11B.C.）等諸家之詮說，<sup>5</sup>乃至史傳立《五行志》者，將「五行」等同於《洪範》，等同於《洪範》的正解。其中，論定「虞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sup>6</sup>。這樣的認識，成為宋初《易》與《洪範》會通的認識源頭。

五代至宋初，因為政治發展的需要，儒釋道的合流與交互激盪，以及丹道之說的崛起，《洪範》學再造盛況，<sup>7</sup>以更多元的理解再現，並且與創新的《易》說，進行某種程度的會通。一方面陳搏一系圖說的快速發展，成為學者治《易》所關注之主流，同時《洪範》學也在政治的影響下，推波助瀾，二者並有諸多可聯繫的內容，在相互激盪下，帶動彼此合流與圖式化的風尚。宋初《洪範》學的重視，以及《易》數與圖象化的興起，藉由數值化的運用，陳搏一系圖說的高度發展，復以「河洛」之說不斷的創制，不論《洪範》學或《易》學家，思想主張的相互糾合，形成有機的聯繫與會通，開展出宋代以後的特有《易》學內涵。

陳搏的《易》學思想，本質上帶有諸多《洪範》蘊意與元素之用。認同「河洛」等圖說，接受陰陽五行之變化規律，從宇宙自然之道，聯繫道學的天人思想，豐富此一時期所展開的義理詮釋進路，將圖說象數融入義理之中，成為主流的《易》

<sup>4</sup> 同前註，頁 1316-1317。

<sup>5</sup> 見〔漢〕班固：〈眭兩夏侯京翼李傳〉，《漢書》，卷 75，頁 3194-3195。

<sup>6</sup> 見〔漢〕班固：〈五行志〉，《漢書》，卷 27 上，頁 1315。

<sup>7</sup> 蔣秋華肯定宋代《洪範》學發展，展現新的學術風華，主要表現在章句訓詁、圖書象數、疑經改經，以及貫通理學等方面。同時肯定大宋新立，君王大肯定文治之道，君王倡論與災異流風，帶動《洪範》學之發展。見蔣秋華：《宋人洪範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年），頁 12-16。

學特色。透過可能會通的理解，可以進一步掌握陳搏一系《易》學思想建構之傳統依據與支撐，以及《洪範》學會通宋代《易》學優勢互補之成因，與本身必然導向蔡沈（1167-1230）「範數」化之來由。

晚近有關陳搏一系諸家《易》說的探討，學術界已累積宏富的成果；有關宋明時期《洪範》學之研究，亦如汗牛充棟，不計其數，<sup>8</sup>但針對二者會通與學術思想相互關涉之問題，則屈指可數，少有進行主題之討論者。因此，本文認識陳搏一系《易》學圖式化的思想與《洪範》之會通，有其學術發展的重要意義，其學說主張，並由劉牧（1011-1064）、邵雍（1011-1077）、周敦頤（1017-1073）等人，建立具有理論體系的獨特《易》學觀，會通接受《洪範》之法，影響其後《易》說之發展。關注《易》與《洪範》的會通，明確以陳搏一系之劉牧、邵雍、周敦頤三家為主體，瞭解《易》說會通《洪範》的重要內涵與流衍情形。希望透過對《易》說會通《洪範》圖說數理化的梳理，以深入而宏觀之視野，認識陳搏一系《易》學圖說會通《洪範》的具體概況，確立諸家會通之可能關係與實質內涵，以及在學術史上的重要意義。

## 二、《易》與《洪範》具體會通濫觴於陳搏一系

陳搏作為丹道的傳奇人物，引領其後傳弟子，開闢宋代《易》學的璀璨新城，使宋代《易》學走向高度的圖式化，不同於以往的詮釋面貌，造就之後《易》學的新視野。陳搏作為自《參同契》以來，丹道思想的重要後繼者，接受與繼承傳

---

<sup>8</sup> 晚近有關陳搏一系之研究，成果龐富，重要者如黃靖芬：《陳搏《易》學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魏小娟：《邵雍圖書學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哲學碩士論文，2017年）。盧秀仁：《劉牧《易》學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黃乾殷：《宋初三代《易》圖圖式本義探微》（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0年）。相關之論著，不作一一贅列。有關宋代以降《洪範》學研究相關之重要專著，如：蔣秋華：《宋人洪範學》。吳建偉：《宋代《洪範》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蔡根祥：《宋代尚書學案》（新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張兵：《《洪範》詮釋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張建民：《宋代《尚書》學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2009年）。王政：《宋代皇極說研究》（濟南：山東大學政治學理論碩士論文，2019年）。馬空群：《尚書洪範五行正義——澄清歷代對五行之誤解》（臺北：海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等等，單篇論文亦易蒐見，不予一一勾全。

統丹道的思想理論與應用元素，並有其承舊化新的認識，建立一套周延的丹道系統，廣泛吸納俊傑之士，在丹道與《易》學的發展上，確立其重要的領導地位。陳搏思想溯源於丹道及與其密不可分的陰陽五行觀，來自漢代經學尤其是《易》學的主流元素，本質上與《洪範》之說相契應；有關之思想，成為劉牧、邵雍、周敦頤學說主張的主要來源，也同有與《洪範》會通之重要意義。

### （一）丹道圖學開創者的會通定勢

北宋初期《易》學圖說的發展，朱震（1072-1138）曾明確提出相關源流的說法，保存很多珍貴的文獻資料，成為後人討論《易》學衍變時的主要參考依據。朱震直指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955-1015）而李挺之（980-1045）而邵雍，種放又當接受陳搏之《易龍圖》與先天之說，以《河圖》、《洛書》傳李溉（生卒年不詳），再傳許堅（?-1007）、范諤昌（宋真宗〔998-1022 在位〕末官至毗陵從事），以至劉牧集其大成。《太極圖》亦有其承傳譜系，前有陳搏的《無極圖》著說，至周敦頤立《太極圖》，言「無極而太極」，後學關注「無極」與「太極」的哲學議題，以圖說之構制，確立北宋圖書《易》學的授受關係，成為後學論述宋代圖書《易》學莫不參引的重要依據，<sup>9</sup>故清代毛奇齡（1623-1716）肯定其所進之圖說，認為「推《易》祕旨可謂十得八九」。<sup>10</sup>今日文獻所及，朱震始輯大量圖說，擴展與加速《易》學圖式的發展，包括同時代的王湜（?-1150）、張行成（1166年表進撰著七種）、程大昌（1123-1195）、朱熹（1130-1200）、蔡元定（1135-1198）、

<sup>9</sup> 見〔宋〕朱震：〈表〉，《漢上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3。朱震傳授之說，其中范諤昌的傳衍問題，或為後學所疑者，如朱熹、晁公武諸家，清代張惠言亦考論，認為「中間授受不甚分明」。參見〔清〕胡渭：《易圖明辨·龍圖》（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4，頁90。朱震只言范諤昌傳自許堅，而晁氏《讀書志》卻指出學自李處約與許堅。但是，至少傳自許堅是可以確定的。本文有關圖說名義，有言論著性質者，亦有指稱圖名者，又有隱晦未明者，如「無極圖」、「河圖」、「洛書」等即是，為避免確認之紛擾與侷限，所有圖說論著與圖式，皆冠《》符號。

<sup>10</sup> 朱震所傳圖式，除了陳搏以降之「河圖、洛書」、「先天、後天」等有關圖式外，其他特別是卦變圖式，對理解諸家卦變與其本人卦變之說，有極大的幫助，故毛奇齡肯定云：「朱震所進圖，而恢擴以盡其變，其于推《易》祕旨，可謂十得八九矣。」〔清〕毛奇齡：《仲氏易》，收入《大易類聚初集》第1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據《皇清經解》影印本），卷2，頁623。

吳仁傑（1178年進士）、蔡淵（1156-1236）、蔡沈、林至（生卒年不詳）、稅與權（1248年成《校正周易古經》）、朱元昇（1211年登武進士）、胡方平（1288年成《易》著自序）、雷思齊（1231-1303）、丁易東（1268年進士）、佚名之《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等《易》家《易》著，都在陳搏一系的脈絡下承繼與開展。

有關《易》學圖式之承衍，陳搏的《易龍圖》、《先天圖》、《無極圖》等諸圖說論著之傳衍，後傳以「河洛」、《太極圖》與「先後天」圖說為主體，與時流行嬗變，並擴大錯綜漢《易》特別是卦氣與卦變為主的圖說、《易傳》思想相涉圖說、《太玄》、《皇極經世》、《洞極真經》，以及《洪範》衍說之「範數」等諸擬準《易》說的圖式範疇。在這些規模宏富的圖說中，並有與宋代《洪範》學的發展，進行密切交會者，具體言之，包括劉牧的「河洛」與後衍的有關圖說、邵雍為主體的先後天與經世圖說，以及周敦頤的《太極圖》之說，與時變化推衍，乃至南宋蔡沈「範數」與後衍的有關圖說，皆與《易》及《洪範》的交互會通或擬準有關。

《易》與《洪範》最根本的相通配用之元素與觀念，即陰陽五行運數之說，陰陽動靜變化，取五行水、火、木、金、土之布列，陰陽之數的繫應，乃至「皇極」、「無極」與「太極」的融合，又特別是自漢代以來所慣說的「河洛」與八卦同九數或十數的關係等，皆源與陳搏一系圖說有關，並在宋代以降的《易》學、《洪範》學中，不斷的申說與聯繫。同時，從《易》作為卜筮之作，其八卦源起，始見於《洪範》的隱晦載記、漢儒闡說中凸顯出來，《洪範》儼然潛存一套可以再創造的推占系統，陳搏一系傳至南宋蔡沈父子之說，得以具體化的實現，並為《洪範》擬《易》的衍數之會通，確立最為具象的展示。

陳搏作為圖說的先啟者，其思想元素與基本主張，與《洪範》固有文本與傳統詮說之同義者，在陰陽五行之觀念，乃至伏羲制卦為先天之說者，沿用漢代以來學者詮解《洪範》與《易傳》的普遍觀點；以《洪範》作為源頭之義，有關之思想觀念，至陳搏而整合為更全面的體系化、圖象化思想。

## （二）後傳三大圖說之分衍

從相關古籍文獻之記載，陳搏後傳至劉、邵、周三家，形成各自不同特色與內容的圖說主張，從陳搏思想著作之片斷記載，可對應出三支系傳衍之可能。陳

搏著《易龍圖》，傳《河圖》、《洛書》予種放，可以推為後傳劉牧之準據。著《先天圖》，可以視為邵雍先天圖說的主體來源。<sup>11</sup>又著《無極圖》，亦周敦頤《太極圖》之原始面貌。<sup>12</sup>三家不同體系的思想主張，皆本於陳搏圖說之傳衍。主體殊分三家為不同之分衍支系，凸顯三家的特色，但彼此間仍有諸多內在相通而一致的觀念，為陳搏思想體系下的共性。<sup>13</sup>

劉牧《易數鉤隱圖》為繼漢儒以來，對《河圖》、《洛書》，以及《洪範》與《易》說相互關涉，一種新的理解與總合，而劉牧此新的理解，仍有源於陳搏的《易龍圖》。陳搏著有《易龍圖》一卷，今佚已不見其文，歷來有分持肯定或質疑者，但史籍之鑿說，有其理據可循，應可推知確有其作。宋代尤袤（1127-1194）《遂初堂書目》、陳騏（1128-1203）等編《中興館閣書目》、馮椅（1140-1232）《厚齋易學》、王應麟（1223-1296）《玉海》等，乃至後代之史籍如《宋史·藝文志》、《陝西通志》、《四川通志》等，以及大量之相關典籍，皆有記載；<sup>14</sup>今僅存〈龍圖序〉之序文，並存錄於諸著之中。劉牧根本於陳搏《易龍圖》諸著的圖式化形式，制為新圖，成為具有完整論述體系的「河洛」之說。作〈龍圖龜書論〉文，進行詳細之考索與闡釋。<sup>15</sup>同時，肯定漢儒的五行災異主張，以《洪範五行傳》所指，云「凡言災異，必推五行為之宗」，<sup>16</sup>似乎默許陰陽五行災異化的合

<sup>11</sup> 陳搏《先天圖》一著，史籍每有見說，包括如〔宋〕李幼武纂集：〈外集〉，《宋名臣言行錄（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5，頁704。又如〔元〕王申子：《大易緝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頁26。又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卷100，頁2552。朱震《漢上易傳》針對其《易》學思想的授受傳衍之關係，切明確的載明。見〔宋〕朱震：〈表〉，《漢上易傳》，頁3。胡渭《易圖明辨》並詳考其源流。見〔清〕胡渭：《易圖明辨·龍圖》，卷4，頁90。

<sup>12</sup> 周敦頤《太極圖》之前，已有陳搏《無極圖》著說，即以《無極圖》為《太極圖》之前身。歷來論者眾，朱震、胡渭考述圖說，並有詳明。

<sup>13</sup> 本文不刻意關注三家異同之梳理與比較，但三家所關注的重要思想與特色，以及背後共同的會通《洪範》情形，後文各家之論述中進行說明。

<sup>14</sup> 見〔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周易類，頁439。餘載錄出處，不作詳註列舉。

<sup>15</sup> 見〔宋〕劉牧：〈龍圖龜書論〉，《易數鉤隱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下，頁156-159。

<sup>16</sup> 同前註，頁158。

理性。

先天之學，本為陳搏之思想主張，撰作《先天圖》以明伏羲之《易》說。《宋史》陳搏本傳，乃至朱震《易》說，俱有明述；歷來《易》學家每有引論陳搏傳《先天圖》者，如張行成即云：「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是名先天，陳希夷所傳《先天圖》是也」。<sup>17</sup>以伏羲作八卦，重為六十四卦，陳氏制圖為《先天圖》，同伏羲成卦序列有關。黃宗羲（1610-1695）指出：「康節因《先天圖》而創為天根月窟，即《參同契》『乾坤門戶』、『牝牡』之論也。故以八卦言者，指〈坤〉、〈震〉二卦之間為天根，以其為一陽所生之處也；指〈乾〉、〈巽〉二卦之間為月窟，以其為一陰所生之處也」。<sup>18</sup>邵雍因陳搏《先天圖》，創「天根月窟」之說，就八卦而言，即就〈坤〉與〈震〉、〈乾〉與〈巽〉之間；若就六十四卦而言，則指〈復〉、〈姤〉二卦。另外，胡渭（1633-1714）亦有詳考，肯定邵雍之學，遠自陳搏《先天圖》，近受李挺之《先天古易》，以太極居圖之環中，推衍八卦之生成。<sup>19</sup>實際上，不論陳搏圖說原本之序列，或邵雍承繼之序列，皆指相同的伏羲卦序的先天之學。

周敦頤傳《太極圖》，並於學術史上掀起「無極」與「太極」之辨。其《太極圖》之說，並非首傳創新的不祧之祖，圖說之前已見《古太極圖》與《無極圖》者。<sup>20</sup>朱彝尊（1629-1709）《曝書亭集》考索《太極圖》，云：

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大洞真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為製序。而東蜀衛琪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陳搏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為圖者。……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乾元」；次四

<sup>17</sup> 見〔宋〕張行成：〈原序〉，《元包數總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242。有關陳搏撰制《先天圖》，《宋史》本傳已記，並為歷來學者所確認，亦即先天之圖說，非邵雍所獨創者。

<sup>18</sup> 見〔清〕黃宗羲撰，鄭萬耕點校：〈天根月窟〉，《易學象數論（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1，頁30-31。

<sup>19</sup> 見〔清〕胡渭：〈先天古易〉，《易圖明辨》，卷6，頁152。

<sup>20</sup> 《古太極圖》歷來《易》圖輯制之著，每有見說。如佚名《周易圖》、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章潢《圖書編》、趙仲全《道學正宗》等，皆有言說。其中，章潢《圖書編》尤能闡明其旨要。又，胡渭《易圖明辨》亦有詳考。《無極圖》，陳搏等丹道學者已見。

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爾。相傳搏受之呂岳，岳受之鍾離權，權得其說于伯陽，伯陽聞其旨于河上公。<sup>21</sup>

丹道倡言《太極圖》、《無極圖》，主體要旨大致相同，如《上方大洞真元妙經》有所謂《太極先天之圖》，此一圖式同於陳搏的《無極圖》，<sup>22</sup>亦近於周敦頤的《太極圖》。陳搏特以《無極圖》明煉丹之法，追其源則始於《參同契》，取道家之義，於「有」之前立「無」，以「無」為道，則「無極」之語，來自丹道之觀念，並可追溯至《易緯》的太易、太初、太始、太素之義。<sup>23</sup>陳搏制《無極圖》，承自呂岳（798-?）而來，經張無夢（952-1050）、穆修（979-1032）諸家，後並有周敦頤的《太極圖》。因此，周子《太極圖》中，五行布列的原始「三五至精」與「取坎填離」諸觀點，明顯來自陳搏一系丹道之原有主張。此類圖說思想，除了說明陰陽五行的流衍關係，更反映出太極生次系統下，八卦生成的歷程；此八卦之生成，並又可與《河圖》推衍八卦相涉。細索周子之說，仍歸本於陳搏。

陳搏《易》學圖說思想，本質上包攝「河洛」、「先天後」與「太極」推衍等諸圖式，後傳至劉、邵、周三家各主之法，然三家雖專主一方，但也同時對三

<sup>21</sup> 見〔清〕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曝書亭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58，頁292-293。惠棟考辨《太極圖》，並引朱氏之說為證。見〔清〕惠棟：《易漢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8，頁634-635。

<sup>22</sup> 汪顯超之研究，特別針對陳搏之《無極圖》與《上方大洞真元妙經》中的《太極先天之圖》，進行詳細之對比申論，可以提供參考。見汪顯超：〈陳搏《無極圖》徵義及其內丹原理〉，《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頁9-14。有關二圖的源流關係，黃宗炎、胡渭皆有詳言。

<sup>23</sup> 參見《易緯乾鑿度》云：「昔者聖人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夫有形生於無形，乾坤安從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也。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畔，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清雅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見〔漢〕佚名：《易緯乾鑿度》，引自〔清〕鍾謙鈞輯：《古經解彙函·易緯八種》（東京：京都市影印自光緒戊子年武英殿聚珍版，1998年），卷上，頁481。《易緯》建構由「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再化分為天地陰陽，以進一步衍生萬物的生化體系，一種帶有道家色彩由無而有的變化歷程。《易緯》此文，並見於《列子》與《白虎通》，或當源自《列子》之說。

面向之圖說，有一致之認識，同於陳搏熟識諸圖說的整體性觀點。陳搏乃至三家之法，共同圍繞於《洪範》陰陽五行、天地自然之數，以及太極生次、八卦成卦之會通與具體聯繫。陳搏一系與三家之說，「河洛」本質上確立陰陽五行、天地之數的運用，說明八卦之形成與自然變化之道，而「先後天」與「太極」諸圖說，同樣透顯有關之思想主張，三者統合溯源於漢代以降《洪範》學一貫之理解。

由劉、邵、周三家，建立自屬的《易》說理論，也開啟《易》學圖式的新風貌。有關的圖說思想，卻承繼自陳搏之說，並與時代《洪範》之學聯繫出可能的會通關係，影響至明清時期而未絕。三家圖說與《洪範》會通的時代學術意義，見後文之分述。

### 三、劉牧「河洛」之說與《洪範》之會通

「河洛」之學為宋代圖書《易》學最重要核心內容之一，也是宋代自劉牧《易數鉤隱圖》以降，《易》學家所關注的重要論題，「河洛」的形成，與八卦之衍生及《易》之成書，以及與《洪範》文獻之聯結運用，作為宋代以降彼此詮說會通最為密切者。<sup>24</sup>《易數鉤隱圖》建立陰陽五行的變化之道，分制各種以天地之數合五行之變的變化關係圖式，鉤隱出各種不同的陰陽變化規則與形成原理，基本的觀念，仍依準於《洪範》的原始意義。

#### （一）「河洛」確立《洪範》與《易》會通的必然性

經典威權的不容質疑與挑戰的必然性，加上陰陽災異的神祕色彩，促使漢代《洪範》學或《易》學的論述，普遍將《洪範》的五行觀與「九疇」之主張，同「河洛」建立密切之關係，同時「河洛」與《易》之形成，也理解為具有必然的關聯性，《洪範》與《易》會通，由此而展開，也成為《洪範》學或《易》學普遍關注與討論之議題。魏晉乃至隋唐、宋代以前，相續衍說而不墜，於內容的陳述上，配合時空與方位的內涵，轉化為圖式化的呈現，並至唐末至宋初之前，當已存在圖式化展示之可能，至少從《無極圖》、《古太極圖》、《先天圖》、《龍

<sup>24</sup> 「河洛」圖式為歷來《易》學家圖說構論，必然輯述者。宋代不論朱震、楊甲、程大昌、朱熹、蔡元定、張行成、王湜、林至、稅與權、吳仁傑、胡方平、朱元昇、王柏、蔡沈、丁易東、雷思齊，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等等，每以「河洛」作為圖說之主要內容。

圖》等之存在，已見於五代、宋初之間，可以確知圖式化構制之風尚儼然新起，「河洛」的圖式，從陳搏而後傳至劉牧，確立其系統性之理論體系。

宋代以降，《易》學「河洛」之說，建立起龐富的思想，成為《易》學發展的知識文化標誌。縱使清代學者考辨求實，如胡渭詳審其流行，否定「河洛」作為《易》之原有產物，言「羲皇受《河圖》而始作八卦，文王演之，其書名《易》，不名《河圖》」，但仍肯定二者有必然的關係；與此緊密相繫的，即「大禹第《洛書》為九疇，箕子演之，其書名《洪範》，不名《洛書》」。接受《洪範》與《洛書》的形成關係，總結而言，「《河圖》、《洛書》，乃《易》、《洪範》所由作，非即《易》、《洪範》也」。<sup>25</sup>「河洛」作為與《易》、《洪範》相涉的學術認知，不斷蘊蓄形成定論，漢唐與宋代之對比，實質內容已然不同。同時，不能將「河洛」各別等同為《易》與《洪範》。持執於《洪範》載錄文獻之有限事實，並在經典神聖性的情懷下，確定「河洛」與《易》及《洪範》必然糾葛的理解，也確定因「河洛」之說，《易》與《洪範》走向會通的必然性。

將《易》與《洪範》糾結在一起的，原始於「河出《圖》、洛出《書》」、「龍圖龜書」的根本認識，至於「河洛」的原始內容如何，後人必將以此有限的訊息，試圖找尋可以相契的元素，使知識或思想內容，進一步的系統化，不斷的增衍與完備。至宋代的《洪範》學或《易》學，尤其是走向圖式化的《易》學主張，創新的「河洛」之說，使《易》與《洪範》進行更為緊密而具體的聯繫與會通。

## （二）源起於陳搏圖說而劉牧確立體系

「河洛」之說，作為最能標示《易》與《洪範》會通的主要觀點或內容，並於宋代形成圖式化結構，從今傳文獻所見，陳搏作為最重要的開啟者，而劉牧則為發展階段中最主要的完成者，也是時代《易》學標示為「河洛」之學的最重要代表者。

朱震最早確立《河圖》與《洛書》圖說的傳授譜系，前文已有論及，指明陳搏之圖說，傳至種放，種放以《河圖》、《洛書》傳予李溉、許堅、范諤昌，范諤昌再傳至劉牧。<sup>26</sup>其中范諤昌的傳行為後學所疑，如晁公武（1105-1180）、張

<sup>25</sup> 見〔清〕胡渭：《河圖洛書》，《易圖明辨》，卷1，頁31。

<sup>26</sup> 見〔宋〕朱震：《表》，《漢上易傳》，頁3。

惠言（1761-1802），認為范諤昌傳自於許堅與季處約（生卒年不詳），但朱震卻跳過二家而未言；從宋代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中之《古今易學傳授圖》，更可確認其可能更詳細的傳衍系譜，當為陳搏→种放→許堅→季處約→范諤昌→劉牧。<sup>27</sup>《河圖》與《洛書》之圖說，由陳搏建立其基本觀點，至劉牧確立其《易》學影響的重要地位。

根據王稱（?-1200）《東都事略》記載：

華山陳搏讀《易》，以數學授穆脩，脩授之才，之才授雍。以象學授种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sup>28</sup>

陳搏授其《易》說於後學，於「數學」方面，授之於邵雍，於「象學」方面，授之於范諤昌，並後傳至劉牧。此對比之載述，說明邵雍所學，為運化天地自然之數的「數學」思想主張與特色，而劉牧則為圖式化的「象學」者。此「象學」者，即朱震所述之《河圖》（圖1）與《洛書》（圖2），<sup>29</sup>故胡渭確定云：「象學者，《河圖》、《洛書》也」。<sup>30</sup>劉牧作為「河洛」之學，最具系統性的圖式化思想之論述者，以「河九洛十」為說，並為朱震所特別關注，指出《河圖》以天地九數合四十五數之用，強調《易》道的陰陽之變，著顯於推衍八卦之義；《洛書》以十數合五行立論，並引《洪範》「一，五行」之數說，述明陰陽五行之道。<sup>31</sup>

<sup>27</sup> 圖說見〔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下，頁95-96。

<sup>28</sup> 見〔宋〕王稱：《儒學傳》，《東都事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8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113，頁738。

<sup>29</sup> 二圖見〔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上，頁308、310。

<sup>30</sup> 見〔清〕胡渭：《易圖明辨·龍圖》，卷4，頁90。

<sup>31</sup> 朱震之說，見〔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上，頁308、3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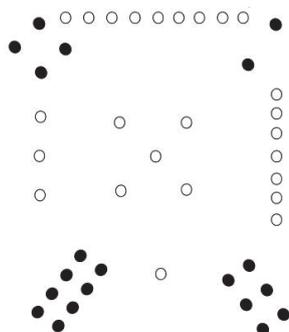


圖 1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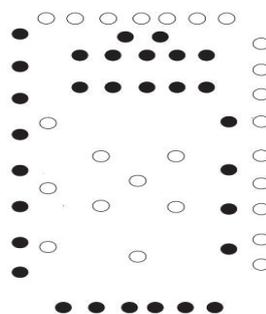


圖 2 洛書

雖然劉牧更為完備建立其理論體系，但仍必推源自陳搏。今存〈龍圖序〉之序文，說明「龍馬負圖」出於伏羲時代，其始之《龍圖》，為天地未合之五十五用數，至伏羲合而用之，藉以畫卦。<sup>32</sup>似乎說明《龍圖》所用，為天地之「十」數，但是否決然為「十」數之布列，則難以斷言之。以「圖」為名，所指當為《河圖》。<sup>33</sup>胡渭從序文中言未合用數，以及合而成卦，以及出現「三陳九卦」的「穿鑿無理」者，認為是灼然偽妄之作。<sup>34</sup>胡渭所論，並非無理據之妄言，因為來自南宋朱熹之前，陳搏以降之說，大抵確定《龍圖》或《河圖》，皆取九數為用，而《洛書》則取十數者。同時，從陳搏《先天圖》之理解，先天之說，亦本《河圖》之用，主要之取法，仍在於九數。九數與十數之用，合於《洪範》以《河圖》作為畫成八卦（先天）之依據，以《洛書》倡言五行成「九疇」之法的基本認識。

陳搏一系「河洛」用數本無爭議，至朱熹而紛歧沓至。朱熹《周易本義》與《易學啟蒙》中，提出《河圖》十數、《洛書》九數的「河十洛九」主張。《文公易說》載朱熹之言，指出：「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古，正是反而置之」。<sup>35</sup>朱熹瞭解當時普遍認為《河圖》之數為四十

<sup>32</sup> 參見〔宋〕王應麟：《玉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4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35，頁 2。

<sup>33</sup> 宋代以降，引〈龍圖序〉之文獻多見，王應麟、馮椅、朱彝尊等諸家同是。此處轉引自〔清〕胡渭：《易圖明辨·龍圖》，卷 4，頁 87-88。

<sup>34</sup> 見〔清〕胡渭：《易圖明辨·龍圖》，卷 4，頁 89。

<sup>35</sup> 見〔宋〕朱鑑：《文公易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五，而《洛書》之數為五十五，但他自詡考求於古，取合於己意之說，並採阮逸（天聖五年〔1027〕進士）偽造的關朗（生卒年不詳）《關氏易傳》云「河十洛九」之主張，以及錯誤認定邵雍同取此一數說，認為實際上當以《河圖》五十五、《洛書》四十五為正確。朱熹身當理學集大成者之主流學術地位，其改易之說，必當影響學者之普遍認知。

《易龍圖》的具體內容難定，但確有其清楚的承傳譜系；《易龍圖》作為陳搏之重要制說，且傳《河圖》、《洛書》於种放，則《易龍圖》與「河洛」必有一定的關聯性。根據《宋名臣言行錄》之記載，种放隱居終南山，耕種自養，山林泉水勝殊幽絕，宋真宗（968-1022）聽聞乃派遣畫工制圖，並開「龍圖閣」；<sup>36</sup>御藏圖書，以「龍圖」為名，或本於「龍馬負圖」之觀念，或又與陳搏《易龍圖》等「河洛」圖式之說有所關係。

根據雷思齊《易圖通變》之載述，指稱陳搏推明象數而立圖，皆與衍卦用數相涉，包括有《龍圖離合變通圖》、《龍馬圖》，以及《河圖》與《洛書》等圖，「自釋十為用十，為成形」，合「《洪範》成五行之用」之說，即確定陳搏之圖說，與《洪範》五行用之數相互映襯，彼此相互會通。其書未出現《河圖》與《洛書》兩圖，「其一形九宮者」、「標為《河圖》」、「其一不過盡置列《大傳》五之數於四方及中，而自標異，謂為《洛書》」、「自圖南五傳，而至劉牧長民，乃增至五十五圖名，以鈎隱師友，自相推許，更為唱述」。肯定《河圖》取九數立八卦，《洛書》用十數成「九疇」的傳統觀念。<sup>37</sup>也就說，陳搏主張「河九洛十」之用數，劉牧《易數鈎隱圖》擴制為五十五圖，所承本為舊是，無改陳搏之說。

1986年），卷1，頁416。

<sup>36</sup> 參見〔宋〕朱熹纂集：《宋名臣言行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前集，卷10，頁114。

<sup>37</sup> 見〔宋〕雷思齊：〈河圖遺論〉，《易圖通變》，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5，頁815-816。雷氏引述《龍圖離合變通圖》、《龍馬圖》與《河圖》、《洛書》諸圖，然未見具體之圖式。雷氏之說，部份內容並為胡渭引作論證之依據。並見〔清〕胡渭：《易圖明辨·龍圖》，卷4，頁9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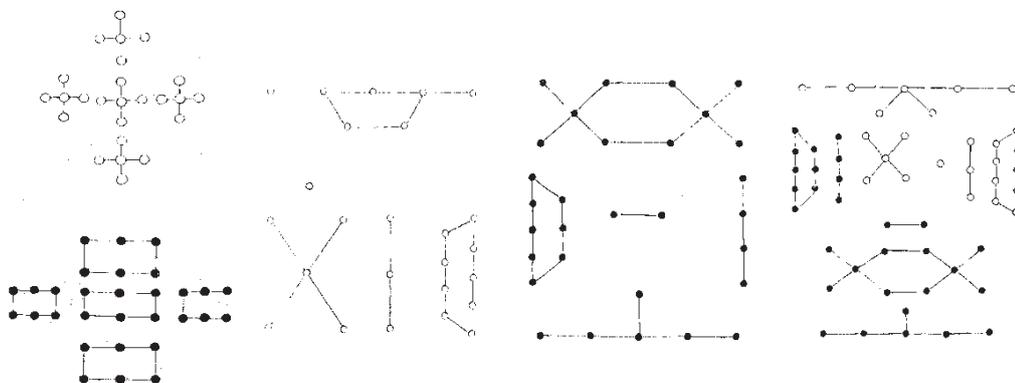


圖 3 龍圖天地未合之數 圖 4 天數

圖 5 地數

圖 6 天地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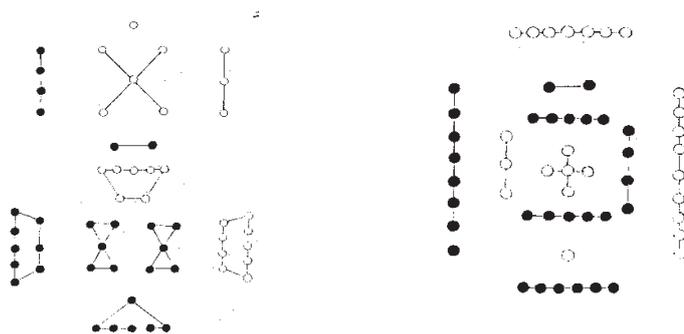


圖 7 龍圖天地已合之位

圖 8 龍圖天地生成之數

另外，元代張理（1314-1320 年任儒學副提舉）《易象圖說》之《易》學思想，乃至「河十洛九」的圖說主張，大抵承自朱熹之說。然其著中載述陳搏《易龍圖》諸圖，包括《龍圖天地未合之數》、《龍圖天地已合之位》、《龍圖天地生成之數》、《洛書天地交午之數》、《洛書縱橫十五之象》等圖。<sup>38</sup>所列諸圖，法天地

<sup>38</sup> 相關圖說，參見〔元〕張理：《易象圖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0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內篇卷上，頁 376-379。諸書並為胡渭所引述，然張理輯說之《洛書縱橫十五之象》圖式，胡渭認為原來雷思齊以「河圖」為名，而張理作了改易，故應改作《河圖縱橫十五之象》，胡渭以陳搏本為「河九洛十」之法，而張理此圖十五之數稱名「洛書」，即取《洛書》九數，與陳搏及劉牧相悖。見〔清〕胡渭：《易圖明辨·龍圖》，卷 4，頁 92-97。

之數推行布列，取陰陽五行變化之性，制為《龍圖》之用，及「河洛」所展現的自然衍化之規則。《龍圖天地未合之數》（圖3）之圖式，以天地之中數：「天五」與「地六」進行配列，五五為二十五，以及五六為三十，展示天地之數未合，相分上為二十五，下為三十，天地陰陽殊立。<sup>39</sup>此同於劉牧《天數》（圖4）、《地數》（圖5）、《天地之數》（圖6）等圖說，天地之數各自分立的實狀。<sup>40</sup>《龍圖天地已合之位》（圖7），<sup>41</sup>圖並近於劉牧的《天地之數》圖式所見。天地自然之數，行陰陽之變，天地彼此既相合，但天與地，或陰與陽，彼此仍然相分，亦即劉牧釋說由太極推衍生成兩儀時，仍處於「上下未交之象」。<sup>42</sup>《龍圖天地生成之數》（圖8）之圖式，<sup>43</sup>圖近而義同於劉牧《洛書五行成數》（見後圖14）之圖說。<sup>44</sup>其他諸圖，亦與劉牧之說相契，不再贅釋。張理本朱熹「河十洛九」之主張，相關之圖說，或許少數圖名，應合朱熹之觀點作更易，而胡渭辨證再作改正。從張理輯制之諸圖，作為陳搏《龍圖》之所本有者，適皆與劉牧之旨意相冥合，也可直接證成陳、劉二家之相承關係。「河洛」之思想，陳搏已見存而後傳，且又明確有以圖式進行闡述，至劉牧所制，立義當無殊別。

### （三）劉牧「河洛」之說與《洪範》會通聯繫

劉牧確立「河洛」之說的完整體系，認同漢儒論釋《洪範》推衍五行災異之說。認為歷來緯候之書，記載「龍負圖，龜負書」，則《河圖》與《洛書》，原可稱為《龍圖》與《龜書》；不斷申引《洪範》所記進行辨證，說明伏羲因《龍圖》（《河圖》）而畫卦，以及禹受《龜書》陳「洪範九疇」之治道，「彝倫攸叙」，而《洪範》「不載神龜負圖之事」，即著重於《龜書》（《洛書》）的「九疇」之道；<sup>45</sup>必須說明的是，《龜書》或稱《洛書》，絕非取九數以合「九疇」，亦即「九疇」之道，非特取九數為用，反而關注於五行之法而用十數。

<sup>39</sup> 圖式與說明，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376。

<sup>40</sup> 見〔宋〕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上，頁132-134。

<sup>41</sup> 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376。

<sup>42</sup> 見〔宋〕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上，頁128、133。

<sup>43</sup> 見〔元〕張理：《易象圖說》，內篇卷上，頁378。

<sup>44</sup> 見〔宋〕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下，頁155。

<sup>45</sup> 同前註，頁157。

《龍圖》與《龜書》，同於《河圖》與《洛書》，以《龍圖》及《龜書》為名，遠本於《洪範》之說，所用之數，前者用九，後者用十；前者專於八卦之象，五行之數不顯，而後者則專顯五行以用於「九疇」。藉由九數與十數之用，劉牧制作《河圖》（圖 9）、《河圖天地數》（圖 10）、《河圖四象》（圖 11）、《河圖八卦》（圖 12）諸圖，強調九數之用，「以五為主」，餘八數布列其四正四隅之位，說明八卦布分之具體情形；由天地兩儀的形成，以天地之生數（一、二、三、四、五）構說；再歷四象的天地成數（六、七、八、九），進而推衍八卦的形成。<sup>4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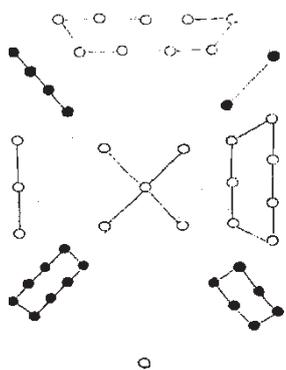


圖 9 河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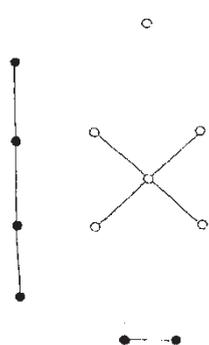


圖 10 河圖天地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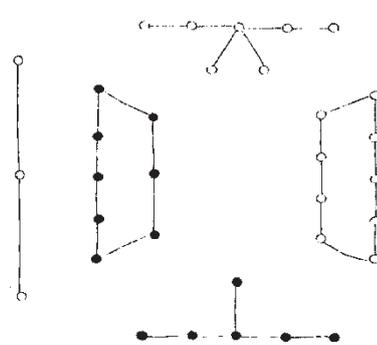


圖 11 河圖四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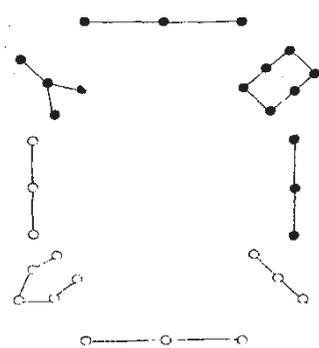


圖 12 河圖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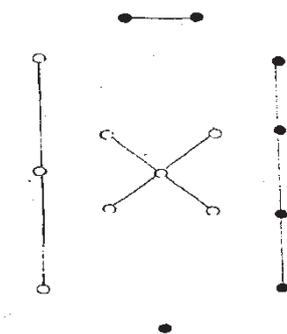


圖 13 洛書五行生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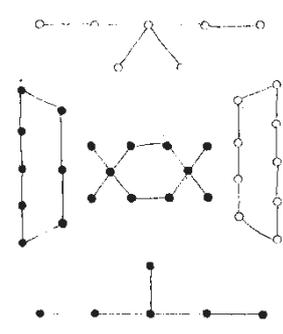


圖 14 洛書五行成數

<sup>46</sup> 同前註，頁 154-155。

制作《洛書五行生數》（圖 13）與《洛書五行成數》（圖 14）二圖，說明《洛書》主於陰陽五行之化，即五行生成十數之變化規律，其云：

或問曰：《洛書》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則與《龍圖》五行之數之位不偶者，何也？答曰：此謂陳其生數也，且雖則陳其生數，乃是已交之數也。下篇分土王四季，則備其成數矣。且夫《洛書》「九疇」，惟出於五行之數，故先陳其已交之生數，然後以土數足之，乃可見其成數也。<sup>47</sup>

《洛書》「九疇」之數，出於五行之合數，即《洛書》出於天地十數構建的五行之數所推布者。此與陳搏所制《龍圖》（《河圖》）的五行之數之位不相偶，主要在於《洛書》圖式所布，即「九疇」之數，乃天地十數的五行布行，為取已交之生數以見其成數，與《龍圖》用九數自然不同，乃其原初五行布數相同，但因變化而異。

在《遺論九事》中，劉牧制《太皞氏授龍馬負圖》（圖 15），指出：

昔虛犧氏之有天下，感龍馬之瑞，負天地之數，出於河，是謂《龍圖》者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與四為肩，六與八為足，五為腹心，縱橫數之皆十五。<sup>4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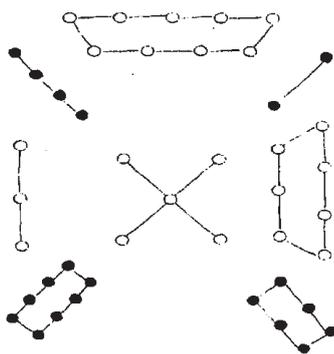


圖 15 太皞氏授龍馬負圖

<sup>47</sup> 同前註，卷下，頁 155。

<sup>48</sup> 見〔宋〕劉牧：《易數鉤隱圖·遺論九事》，頁 160。

該圖式即九數所構制者，乃藉所見陳搏的《龍圖》，承構具名「《河圖》」，又即龍馬所負之圖。以伏羲名說而相涉者，即《龍圖》、《河圖》，為九數之圖，此即《洪範》所述伏羲畫定八卦之依據。

對於《龍圖》、《河圖》、《洛書》、伏羲、大禹、八卦、「九疇」，乃至《易》與《洪範》所相互會通或關聯者，劉牧作了總結，云：

觀今《龍圖》，其位有九，四象八卦皆所包韜；且其圖縱橫皆合天地自然之數，則非後人能假偽，而設之也。夫《龍圖》呈卦，非聖人不能畫之卦，含萬象，非聖人不能明之。以此而觀，則洛出書，非出大禹之時也。《書》云：天錫禹「九疇」者，蓋是天生聖德於禹，誠明《洛書》之義，因第而次之，垂範後世也。今《河圖》相傳於前代，其數自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義，而兼五行之數。《洛書》則惟五行生成之數也。然犧皇但畫卦以垂教，則五行之數未顯，故禹更陳五行，而顯九類也。今《河圖》相傳於前代，其數一至九，包四象八卦之義，而兼五行之數。《洛書》則惟五行生成之數也。然犧皇但畫卦以垂教，則五行之數未顯，故禹更陳五行而顯九類也。<sup>49</sup>

此文聯結前面所述，確立劉牧的幾個重要觀點，而且有關之思想主張，可與《洪範》之原始內容乃至漢儒之五行化之認識，進行承繼與會通：<sup>50</sup>

1. 《龍圖》同於《河圖》，其數位為九，除了展示五行處位之數，也包絡四象與八卦之義。對於五行的關注，正為《洪範》本有的重要概念，亦即九疇之首疇的主體內容，且至漢代《洪範》學之發展，更明確強化陰陽五行之特有理解，且與八卦進行具體的聯繫。

<sup>49</sup> 見〔宋〕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下，頁157。

<sup>50</sup> 詹石窗關注到劉牧圖說的幾個重要主張：其一、《洛書》和《河圖》，於大禹之前已存在。其二、《河圖》垂「象」，既有四象八卦之秘義，又藏五行數；《洛書》專演五行數。其三、伏羲畫八卦，未將五行顯示出來，大禹進行補充而推演五行之數。見詹石窗：〈劉牧《易數鉤隱圖》略析〉，《宗教學研究》1996年第3期，頁1-6。此注意到之三點，與本人所見無異。本人所總結文後之諸重點，為理解劉牧圖說必須有的重要認識，但過去多數的學者，少有全面掌握諸此觀念。

2.《洛書》用數，已如前述，取天地十數之全數為用，即生成數並五行為用，與《河圖》得象之別，在於《洛書》專衍五行之數，而禹所用「九疇」之大義，本於《洛書》之義。此一認識，正為延續漢儒《洪範》五行化的普遍說。

3.《河圖》與《洛書》，並非代表不同的時間而存在，二者皆在大禹之前已存，皆起於自然而固存之數。此觀點同於文獻傳述之歷史事實，也為漢代伏生以降的普遍理解。

4.伏羲取用《河圖》，在於體象，五行之數雖然未顯露，但實已兼五行之數，只不過禹取用《洛書》時，具體顯示五行的衍數之性，並顯著於「九疇」之中。伏羲以《河圖》畫定八卦，禹以《洛書》成其《洪範》九疇，此概念並為漢代《洪範》學的基本主張，只不過漢代並未明確律定所用之數，有九數與十數之別。

5.今見《洪範》立「九疇」之說，專取五行與天地之數的推行，嚴格言之，即《洛書》十數的五行推行，但《洛書》（十數）既同於《河圖》（九數），背後皆在推明天地自然之道，體察陰陽五行之變，所以《河圖》亦必與之可以並契合道。有關《洪範》九疇依準《洛書》之觀念，為伏生、孔安國等漢儒之主張，然而對於《洛書》取十數為用，漢儒並未強為之說，而於《洛書》取數上，反而傾向於「九疇」之「九」數。

6.《河圖》與《洛書》既皆在推明陰陽五行的天地之道，亦為《易》卦之所由生者，而《洪範》中的「九疇」，亦本諸《洛書》（甚至本質上亦可以與《河圖》合同），則不論是《河圖》或《洛書》，也就自然與《易》密切相關。由此而推比於《洪範》之「九疇」，自然也就與《易》道息息相關，《易》與《洪範》的會通，自然就順理成章，則宋人取《易》與《洪範》互訓，亦合理至當。《河圖》與《洛書》，同《易》卦與《洪範》九疇的互通關係，漢儒《洪範》五行化的取向，已明確產生彼此輔訓之關係，只不過所述者，明顯立基於陰陽五行的災異化之上，如劉向《洪範五行傳論》與班固（32-92）《漢書·五行志》，可以具體的展示。

7.劉牧的《易數鉤隱圖》推行制作各個圖式，皆在說明《河圖》、《洛書》背後傳遞的陰陽五行之變化規律，可以包絡陰陽以天地之數構說的實際面貌與特性、太極生次的陰陽流行之道、太極五行的變化之義、八卦與六十四卦的象義、天地生成數推象與大衍之法聯繫之實質內涵等等。《洪範》五行化，作為漢代《洪範》學的標誌，而劉牧從《河圖》與《洛書》的理解上，特別關注陰陽五行的流行變化之道，與漢儒的五行化之重視，有同功之義。

8. 透過採取如《河圖》與《洛書》，原本具有可以作為圖式化展示的性質，制作各個不同的圖式，以圖式結構方式，說明有關的具體意義。這種圖式化的展示，確立《河圖》與《洛書》俗定已具有的圖式化蘊意。因此，陳述《易》道，推明「河洛」思想，乃至理解《洪範》，尤其關於陰陽五行之推布、八卦之配用，也都可以圖式呈現。這也正為北宋前期，不論是《易》學或《洪範》學的發展上，一種創新的表述方式。有關《河圖》與《洛書》，同《易》與《洪範》之關係，漢人已確立基本的概念，但未就實質之內容，進行具體的闡述，而陳搏至劉牧一系，予以圖式化與數質運用的具體配用，就《洪範》發展的視域觀之，為一創造性之認識。

#### 四、邵雍《易》說與《洪範》的會通

邵雍之學，直系於陳搏，固守陳搏《先天圖》、《易龍圖》等本有的先天之法與「河洛」之說。其《易》說思想，與《洪範》之會通，具體反應在其《皇極經世書》之中，主要在於其以「皇極」為名，直取《洪範》「九疇」之「中」，並立伏羲先天成卦之法，亦本《洪範》載伏羲準《河圖》畫卦之傳統主張，以及專擅於推數衍繹天地變化之道，此又為《洪範》五行推步之說。

##### （一）「皇極」會通之蘊意

邵雍的思想主張，與《洪範》多有相互融攝者，尤其與陳搏本已會通《洪範》理解下的《河圖》九數成卦之用，與《洛書》十數立「九疇」合五行之法，進行思想的承繼與再造。《洪範》立九疇，以九分之法建構其治國大法之體系，為漢魏以降的普遍觀點，揚雄擬準《易》作《太玄》，取三分之法，除了有來自《老子》的思想外，亦有源於《洪範》九分之用。邵雍精於《太玄》，著《正玄》與《太玄準易圖》，具體運用《太玄》之法，並合《洪範》之基本思想，著《皇極經世書》，取《洪範》中的「皇極」立名，為其重要的核心觀點，關注宇宙自然現象與世界的變化規則，會通於其創見的《易》學思想體系之中。

釋說「皇極經世」，云：「至大之謂皇，至中之謂極，至正之謂經，至變之謂世」。<sup>51</sup>至大至中之「皇極」，即歷來對《洪範》「皇極」的普遍解釋。取「皇

<sup>51</sup> 此見邵雍之子，邵伯溫之釋說。轉引自〔清〕王植：《皇極經世書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

極」定名，知其思想與《洪範》開宗名義上已既定之相互會通者。

天道與人事之互通，天有陰陽，地有陰陽，人道之中亦有陰陽，「九疇」本自然之數合五行之用，由天地十數分立，透過五行進一步分殊，則五行可以不斷類推五臟、五音、五色等等，此同《洪範》所云之五行，合五事、五紀、庶徵等等。然而，既是用五，而邵雍似以四為準，乃五中有一體，若《洪範》「九疇」中之「皇極」，誠如王柏所述，「皇極」處五中之位，「五居中者，統體一太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九疇」彼此的關係，奠基於陰陽與五行的基本流行變化規則上。「九疇」之神契，「皇極」之奧義，為天道自然之法則，亦即「人君為治之心法」。<sup>52</sup>邵雍便為如斯之理解，以此居中之皇極，為虛中之體，萬化之根本，推布萬有之用。其體取「中」，主中心之意，「皇極」同「太極」，立中為心，此亦邵雍特別關注「中」與「心」的意義所在。

因此，趙善湘（1170？-1242）特別指出，「九疇之數，以五為極，九疇之敘，以極為五」，「五」作為生數之極，作為天地之數之中，以「極」同「中」，成為一切之根本；「極」、「中」於天地之數為「五」與「六」，即「始於五行，終于六極」的概念，皆屬於「皇極」。邵雍所制之法，並非否定以「五」作為基礎，而是五中仍有體用之別，同《洪範》所關注者，故云：

五行之於土，五事之於思，五紀之於歷數，庶徵之於風，皆《皇極經世》之道也。《經世書》主於皇極，故其數四而已，以皇極足之五矣。<sup>53</sup>

天道陰陽的自然之化，其五行之「土」，合於人事「五行」之「思」，皆取居中之位，以「中」為「極」，則天道之「皇極」、「太極」，同於人道之「思」之「心」，皆本於中，合於自然之常道。邵雍取《洪範》之名象，在《洪範》的基本認識規範下，建構其創發的自然變化法則。

庫全書》第 80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8，頁 504。

<sup>52</sup> 見〔宋〕王柏：《魯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6，頁 88-90。

<sup>53</sup> 見〔宋〕趙善湘：《洪範統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650-651。

## （二）伏羲先天《易》則準《河圖》以確立關係

伏羲的先天之《易》，本於《河圖》畫定八卦者，故先天之《易》，與《河圖》確立合理相繫的關係，正為《洪範》原始之述，乃至漢儒伏生以降的普遍概念，即伏羲因《河圖》推衍八卦之不變觀點，但《河圖》包括《洛書》，仍大致作為一種祥瑞之物的性質。邵雍區分先天、後天之說，有本於《繫辭傳》的「先天而天弗為，後天而奉天時」之「先天」、「後天」用詞；而伏羲畫卦之說，透過《洪範》所記，法《河圖》而確立，邵雍視之為立先天之《易》，至文王所衍者，則稱後天之《易》。

事實上，早於干寶（286-336）注《周禮》之時，已有三《易》之說，所謂：「伏羲之《易》小成，為先天；神農之《易》中成，為中天；黃帝之《易》大成，為後天」。<sup>54</sup>以伏羲、神農與黃帝，區分先天、中天與後天之三《易》，故明代楊慎（1488-1559）指出：「邵康節之《易》先天、後天，其源出於此」。<sup>55</sup>宋代以降如朱元昇《三易備遺》的三《易》之說，亦當皆準於此。以三《易》或二《易》立說，不論干寶或邵雍等人，其最根源的依準，仍本於《洪範》所涉伏羲取法《河圖》成卦之原始記載。

《太極圖》由「無極而太極」的思想推衍，陰陽動靜變化，五行分立，至萬物生成的歷程，其中便有八卦之生成布列，此八卦之生成布列，即《洪範》所云伏羲則取《河圖》的畫卦，亦即陳搏、邵雍所指的先天八卦。中間歷經陰陽五行的流行推衍，故八卦在陰陽推變過程中，以五行配用作為中介，此即北宋以來有關範疇的普遍主張，故朱震《漢上卦圖》中，結合周敦頤《太極圖》的「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立說，<sup>56</sup>指出：「太極者，陰陽之本也。兩儀者，陰陽之分也。四象者，金木水火土也。八卦者，陰陽五行布於四時而生萬物也。故不知八卦，則不知五行；不知五行，則不知陰陽；不知陰陽，則不知太極」。<sup>57</sup>宇宙萬

<sup>54</sup> 干寶注《周禮》的三《易》之說，歷來文獻多見載錄，本文引自〔清〕惠棟：《易漢學》，卷8，頁632。

<sup>55</sup> 見〔明〕楊慎：《三易》，《升菴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41，頁280。

<sup>56</sup> 周敦頤《太極圖說》之言，見〔宋〕周敦頤：《太極圖說》，《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1，頁2。

<sup>57</sup> 見〔宋〕朱震：《叢說》，《漢上易傳》，頁389。

物由陰陽動靜、五行布分的變化而產生，八卦必含有陰陽屬性，五行也必布於八卦之中，八卦之中必有陰陽有五行；陰陽而五行而八卦，「無一物不具陰陽」，<sup>58</sup>無一物也莫不具五行。此八卦由太極所推衍的陰陽、五行之布生，是《河圖》為本的伏羲之先天八卦，卦位布成，皆由天地之數貫通的陰陽五行所衍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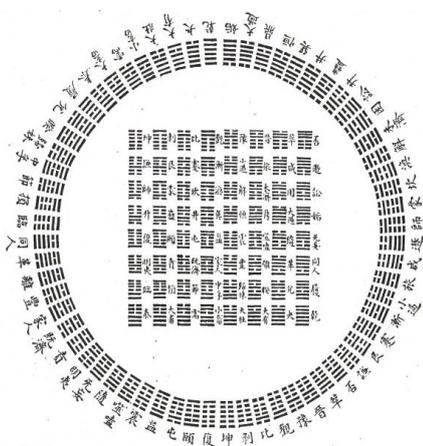


圖 16 伏羲八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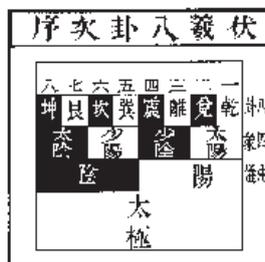


圖 17 伏羲八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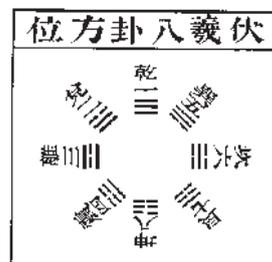


圖 18 伏羲八卦方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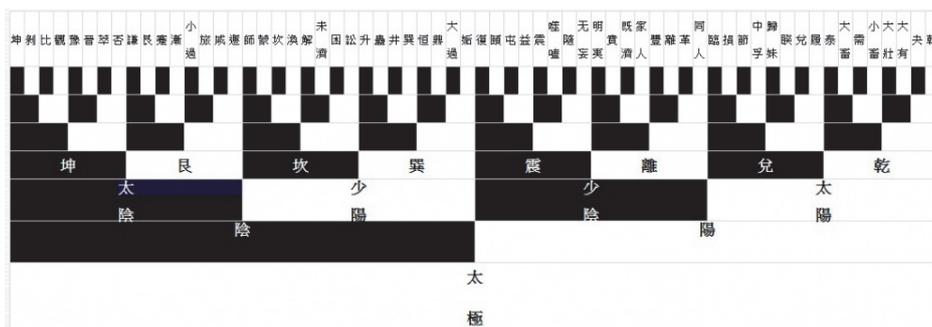


圖 19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sup>58</sup> 同前註，頁 386。有關融會周敦頤《太極圖說》的思想，所確立由太極化生陰陽之動靜變化，進而生成五行的思想，以及如何與八卦進行聯結配用，同前註，頁 381-389。

邵雍建構「元、會、運、世」的經世之法，結合先天圖說，確立八卦與六十四卦的成生體系；同時取六十四卦中之復、臨、泰等十二辟卦，配應經世之法，推步歷史循環的興衰之道。歷來傳衍邵雍之先天圖說，如常見之《伏羲八卦圖》（圖 16）、<sup>59</sup>《伏羲八卦次序》（圖 17）、《伏羲八卦方位》（圖 18）、《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19）等，<sup>60</sup>以及「皇極經世」的推衍圖說，如《皇極經世全數圖》（圖 20）即是。<sup>61</sup>這些圖式，成為邵雍「皇極經世」衍數之法，與先天之學思想圖式化之展示，並在當中說明天地之數的推衍，以及先天之卦的布列，呈現出融攝《洪範》會通《易》說之思想。

元元 日 震乾 一	元會 日 乾兌 十二	元運 日 乾離 三百六十	元世 日 乾震 四千二百二十	元歲 日 乾巽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元月 日 乾坎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元日 日 乾艮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元星 日 乾坤 五萬五千九百九十九萬二千	元元 日 乾兌 一十二	元會 日 乾兌 一百四十四	元運 日 乾離 四百二十四	元世 日 乾震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元歲 日 乾巽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元月 日 乾坎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元日 日 乾艮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元星 日 乾坤 六十七萬一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元元 日 乾兌 三百六十	元會 日 乾兌 四千二百二十	元運 日 乾離 一十二萬九千六百	元世 日 乾震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元歲 日 乾巽 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	元月 日 乾坎 五萬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元日 日 乾艮 一百六十七萬九千六百一十六萬	元星 日 乾坤 二千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元元 日 乾兌 四十三百二十	元會 日 乾兌 五萬一千八百四十	元運 日 乾離 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	元世 日 乾震 一千八百六十六萬二千四百	元歲 日 乾巽 五萬九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	元月 日 乾坎 六十七萬九千八百四十六萬四千	元日 日 乾艮 二千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三百九十二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up>59</sup> 見〔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上，頁 311。《伏羲八卦圖》，朱熹名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見〔宋〕朱熹：《周易本義·圖說》（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 年），頁 20。

<sup>60</sup> 三圖式，見〔宋〕朱熹：《周易本義·圖說》，頁 17-19。《大易象數鉤深圖》作《伏羲先天圖》，《六經圖》、《周易圖》並同。見〔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上，頁 16。

<sup>61</sup> 見〔宋〕楊甲：《六經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3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1，頁 176-178。並見〔宋〕佚名：《周易圖》，收入《正統道藏》第 4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卷下，頁 710-713。



以天地之數作為萬有變化之根本，若「天地之相銜，晝夜之相交」，構築一切時空之存在。天地之十數，「一」作為萬化之始，具初始之體的概念，若太極不變之本，不以此數為用。另「十」數亦因「百」而「十」而「一」之義，同樣不可變而不用。其所用以運變者，則「二」至「九」數；不論乾之策數、大衍之用數、六十四卦數，乃至《洪範》、《太玄》的八十一衍數，皆因諸數之推衍變用。邵雍肯定《周易》或《洪範》、《太玄》，推衍自然之變，根本於天地之數，歸宗於傳統上以天地之數推衍陰陽五行的《洪範》學。雖「一」與「十」不用，但以其存在而不變者，亦屬本就存有之數，則架構天地之道，取天地十數方能周延之；《洪範》或《太玄》，雖有衍「九」數者，仍必以十數為本。張行成特就此釋說，指出「五行」、「五事」等諸法，其中「五福、六極併，六極于五福，亦十而為九，細數不過五十五也」。<sup>64</sup>即《洪範》「九疇」所本者仍在於天地十數，同《洛書》之十數。邵氏根源於《洪範》所立，知「《河圖》之數四十五，八卦之數」；「《洛書》之數五十五，九疇之數」。「《河圖》無十，散為九位；《洛書》有十，聚為五類」。<sup>65</sup>說明《河圖》取九數立九位，以現伏羲八卦之法，《洛書》取十數聚五類，則禹立「九疇」重於五行，是納十數之用。因此，朱熹、蔡沈等人，援邵雍之說，以「九疇」即取本於天地之九數，又同於《洛書》之九數，此乃未明邵氏之言，邵氏於禹用「九疇」之法，即運化十數之妙，亦即《洛書》本十數之用。

邵雍經世之法，主於《易》之先天之學，用數立說，本陳搏一系的一貫主張，依準《洪範》「河洛」之用數，則陳搏之後，「河洛」之學，非劉牧一家所專，邵雍用天地之數，亦不廢「河洛」之言；造說先天之衍數，「河洛」固在其中。此所以為後人承說其法，所不失「河洛」之陳義者。傳世之重要文本，如宋代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及《觀物外篇衍義》與《易通變》、<sup>66</sup>王湜《易學》、<sup>67</sup>蔡

<sup>64</sup> 見〔宋〕張行成：《觀物外篇衍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0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3，頁 93-94。

<sup>65</sup> 同前註，卷 4，頁 101-102。

<sup>66</sup> 見〔宋〕張行成：《皇極經世索隱》，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0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又見〔宋〕張行成：《觀物外篇衍義》，同前註版本。又見〔宋〕張行成：《易通變》，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0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sup>67</sup> 見〔宋〕王湜：《易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0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元定《皇極經世指要》、<sup>68</sup>蔡沈《洪範皇極內篇》、祝泌（1274年進士）《觀物篇解》及《皇極經世解起數訣》、<sup>69</sup>元代朱隱老（?-1357）《皇極經世書說》、<sup>70</sup>明代黃畿（1464-1513）《皇極經世書傳》、<sup>71</sup>清代王植（生卒年不詳）《皇極經世書解》<sup>72</sup>等等即是。經世數值之用，影響其後蔡沈諸家「範數」思想之創新，促使《洪範》學的占筮化性質與功能之形成。<sup>73</sup>

先天之法，太極分立兩儀，進而成八卦、衍六十四卦，邵雍確立其一定的變化規則，《皇極經世書·觀物外篇》云：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在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為百，百分為千，千分為萬，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sup>74</sup>

<sup>68</sup> 見〔宋〕蔡元定：《皇極經世指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34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sup>69</sup> 見〔宋〕祝泌：《觀物篇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又見〔宋〕祝泌：《皇極經世解起數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sup>70</sup> 見〔元〕朱隱老：《皇極經世書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5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sup>71</sup> 見〔明〕黃畿：《皇極經世書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57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sup>72</sup> 見〔清〕王植：《皇極經世書解》，版本同前文之註。又見〔清〕王植：《易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sup>73</sup> 蔡沈一系「範數」之說，非本文所討論者，蔡沈本人有關方面之問題，晚近學者已有諸多之成果，未來將從共時性與歷時性之視域，另文探述。

<sup>74</sup> 見〔宋〕邵雍：《觀物外篇上》，《皇極經世書》，卷13，頁1064。

陰陽氣化以數推衍，如朱熹所言「加一倍法」，陰陽剛柔之消翕，小成為八卦，大成為六十四卦，衍一為萬，萬物生成衍化，皆由是而就。陰陽推演之數，即天地之數，故邵雍云「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為十，數之全也」。天地皆有五數，合五行之性，也同太極化生成四象的概念，所謂「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以「一」為極，亦合「中」之義，即「太極」之「極」，作為變化之根源；流行變化為「四象」，若陰陽之老少之變，終本於太極之無體，而陰陽之老少，為有體而能生成萬物者。天地之數取「四」數為「四象」，象日月星辰等萬象，推「四」為用，以天地之正變，衍為八卦，再由正變推衍為六十四卦。因此，小成與大成之正變，其變化之結構，與推衍成卦，即其所言，「小成之卦，正者四，變者二，共六卦也。大成之卦，正者八，變者二十八，共三十六卦也」。八卦在此中的處位，「乾、坤、離、坎，為三十六卦之祖也，兌、震、巽、艮，為二十八卦之祖也」。<sup>75</sup>先天之衍卦，四正四隅布列成卦，為諸卦變化形成之祖。

從天地之數，推變萬有，推衍伏羲先天之《易》的八卦與六十四卦之生成衍化，至若大衍推筮之法，亦在此天地之數的變化運用中，有其規律的數化邏輯，邵雍有系統的進行建構。數之構說，有體有用，所謂「體數何為者也？生物者也；用數何為者也？運行者也；運行者，天也，生物者，地也」。<sup>76</sup>說明天地陰陽之屬性，各有其生物與運行之功能，間架著八卦與六十四卦之爻數，乃至大衍推著之著數，並為成就萬有存在之依據。存在的本質，不外乎時空之概念，最基本者，即天文歷法之確立，則邵雍藉由元、會、運、世進行推步，亦即天地之數的數化推衍。歸根其本數，即天地之數，即《洪範》所關注的用數，亦《易》之用數。

回溯《洪範》學的發展歷程，重要之觀點，主要奠基於漢儒《洪範》五行化之說，基本之用數，同於《易》家所衍述《繫辭傳》的「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主張，然而，漢儒並未就《洪範》深究九數之布列；不論九數或十數之具體配用，乃陳搏一系的新制理論。

<sup>75</sup> 同前註，頁 1052-1053。

<sup>76</sup> 同前註，頁 1057。

## 五、周敦頤《太極圖》與《洪範》的會通

劉起鈞指出「關於《洪範》的詮釋，自周敦頤引道士陳搏之說建立神秘性的宇宙學說用作闡釋以來，理學家運用所謂以《易》演《範》，把漢儒所稱的《洪範》『洛書』，進一步繪成一個《太一下行九宮圖》」。<sup>77</sup>似乎認為以《易》推演《洪範》（範數），主因來自周敦頤，也就是周敦頤所構制之圖說，與《洪範》的思想有必然的關聯性；同時，與《洪範》相涉的圖說，都為理學家合《易》之推衍所制成者，所以張兵據之明確認為周敦頤是「最初把《洪範》詮釋引入數字化與圖式化之途的是理學的奠基人之一」。<sup>78</sup>周敦頤似乎被凸顯為最先位者，此仍有討論之空間，但與《洪範》的相涉，則不容置喙；惟不論劉起鈞或張兵等人，並沒有指明周敦頤以《易》會通《洪範》的具體內涵，以及原來周敦頤推用之主體，是否為《洛書》，必須進一步澄清；蔡沈一系「範數」之用，確實誤以《洛書》九數為用，但周敦頤圖說成卦，原當屬《河圖》九數之用，本《河圖》為成卦之據，為漢魏乃至陳搏一系不變的基本觀念。以下就周敦頤圖說展現與《洪範》之會通的重要意義，從幾個面向進行說明。

### （一）「無極」、「太極」與「皇極」

《太極圖說》開宗明義言「無極而太極」，<sup>79</sup>「無極」與「太極」是否為同義，或是有化生先後層次之別，為自朱熹以降的重要學術論戰議題。朱熹站在理學思想的主體上，等同「無極」與「太極」為同「理」之第一性存在，但周敦頤作為陳搏丹道後傳之背景，自有道家或道教由「無」而「有」的思維，化生至「太極」的階段，已為一氣之存在，此並同於邵雍所謂「太極既分，兩儀立矣」、「一氣分而陰陽判」的思想。<sup>80</sup>從周敦頤太極的氣化理解，顯與朱熹之理解有別。由太極一氣的二分陰陽，陽動陰靜的流行布列，進一步推出五行的氣性，此正為《洪範》的原始觀念。

<sup>77</sup> 見劉起鈞：《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233。

<sup>78</sup> 見張兵：《《洪範》詮釋研究》，頁70。

<sup>79</sup> 見〔宋〕周敦頤：〈太極圖說〉，《周敦頤集》，卷1，頁3。

<sup>80</sup> 見〔宋〕邵雍：〈觀物外篇上〉，《皇極經世書》，卷13，頁1064。

《太極圖》(圖 21、圖 22)<sup>81</sup>以「無極」或「太極」所標志的宇宙生成體系，聯結到宋代學者理解《洪範》之「皇極」，三者似乎可以等同，可以會通並論。王政研究宋代的「皇極」說，肯定《洪範》「皇極」之說在宋代的發展，深受儒、道合流的「無極」與「太極」之影響。並且指出包括胡瑗(993-1059)、釋契嵩(1007-1072)、邵雍、張載(1020-1077)、朱熹、陸九淵(1139-1192)、陳亮(1143-1195)、葉適(1150-1223)、蔡沈諸家，特好將「皇極」同「太極」或「無極」並論。依其所指，可以理解「皇極」與「無極」、「太極」所構成的《太極圖》，有其必然的相涉性。<sup>82</sup>其中尤其從思想理解的觀點出發，朱熹與陸九淵專就「無極」與「太極」對應「皇極」，辨證思想的合宜性與《太極圖》原始的可能內涵，此中亦涉及《洪範》的詮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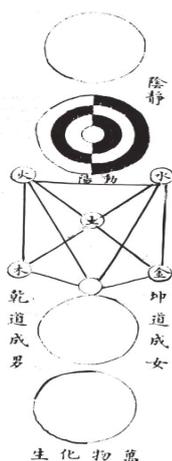


圖 21 太極圖(楊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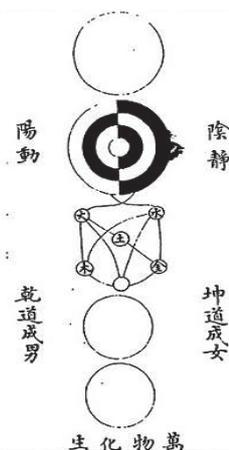


圖 22 太極圖(朱熹、曹端)

<sup>81</sup> 周敦頤原始的《太極圖》，歷經朱熹的改造，本文不作贅陳。其圖近於唐代《真元妙經品》中的《太極先天圖》，雖此圖歷來學者亦有存疑者，但此圖又近於朱震《漢上易傳》、佚名《周易圖》、楊甲《六經圖》中的圖式(圖 21)，為較早近於周敦頤的原圖。圖 21，見〔宋〕朱震：《漢上易傳·卦圖》，卷上，頁 313。朱熹《太極圖解》改造之圖式(圖 22)，主要為陽動陰靜位置稍異，即原來上下之位，改置左右。朱熹此一改圖，並為歷來學者所慣用，如明代曹端即是。圖 22，原朱熹之圖式，取曹氏之用，見〔明〕曹端：《太極圖說述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7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頁 4。朱熹原圖，並見〔宋〕周敦頤：《周敦頤集·太極圖》，卷 1，頁 1。

<sup>82</sup> 見王政：《宋代皇極說研究》，頁 4。

《洪範》的「皇極」，原為「九疇」中之「建用皇極」，孔安國釋作「皇，大；極，中也。凡立事，當用大中之道」。<sup>83</sup>歷來普遍訓為執中、大中至正之道；惟王安石（1021-1086）取《漢書·五行志》訓「君」、「中」，也由朱熹開啟另一訓解的論戰。<sup>84</sup>宋代學者特好於以數值化概念陳述其處中之義。同時，至極中正之義，與《易》學或丹道系統下的「無極」、「太極」之義又同，作為普遍的標準，即具有宇宙生成的根源義。史浩（1106-1194）《尚書講義》指出，「天地得大中之道，於混沌未判之前，故能用其中於覆載闔闢之間」。大中之道，即先天地而生的混沌未判者，亦即皇極中道。「皇極之道，五數也。天數五，地數五，皆以虛而用故也。《傳》曰：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用一、二、三、四者，五也；五隱於中宮，虛而無物，非凡數所可拘也。運化不停，生生無盡，五之位也。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五之用也」。皇極的運化之道，即天地之數合五行之用，其中「五」數隱於中宮之位，若空虛無物，卻能運化不息，生生不已。此五位中宮，即陰陽流行變化之原始中虛之道，亦即其所謂「一陰一陽之為道，道者中也，天地受中於太極」。此中道即太極，為一切變化之本原。此一本原，同於《易》道之太極，亦同於周敦頤《太極圖》中的「無極而太極」的「無極」或「太極」。<sup>85</sup>這種「洪範」或「皇極」之道的義詮，與「太極」或「無極」並論，即為

<sup>83</sup> 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12，頁168

<sup>84</sup> 「皇極」訓為大中之義，歷來並無異議，王安石因《漢書·五行志》訓「皇」為「君」，訓「極」為「中」，於「君」之義而有異議，至朱熹作《皇極辨》，始強烈提出質疑，並有其自說之主張，云：「《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脈，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見〔宋〕朱熹：《皇極辨》，《晦庵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4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72，頁435。不取「皇」訓「大」，而取「君」之義；不取「極」居「五」訓「中」，而為「至極」、「標準」之名義。雖有處中取正之概念，仍不能以「大中」為義。雖然朱熹標新立說，否定以「中」為本的認識，但其泛義卻近。有關王安石等諸家之說，晚近學者並多有考述，如見黃復山：《〈洪範〉「皇極」訓義流衍考》，《輔大中研所學刊》第3期（1994年6月），頁3-19。又見吳震：《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極」解釋——以朱熹《皇極辨》為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頁1-12。又見王博：《從皇極到無極》，《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5卷第6期（2018年11月），頁32-41。

<sup>85</sup> 見〔宋〕史浩：《尚書講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宋明《易》學家與《尚書》學者所普遍會通者；原來周子的「無極」與「太極」，有化生之分殊，至朱熹以後，兩者予以等同，並同於「皇極」。

黃宗炎（1616-1686）《圖學辯惑》中考辨《太極圖》，指出周敦頤制說《太極圖》，以道教思想為基礎，同時也受到佛教的影響，建構出由「無極」而「太極」為根源的宇宙觀，對宋代理學產生極大的影響。<sup>86</sup>《太極圖》的授受源流關係，朱震提出本出自陳搏，而由穆修再傳，確立周氏圖說非為新創之作，而為本於前賢之法。朱熹對朱震之說提出質疑，以《太極圖》為周子獨創之作，其深邃奧妙之學，即透過此圖而得以彰顯。<sup>87</sup>「無極」與「太極」是否為一，或是為不同的二者，為朱熹以降所常討論者，但從周子語意與學術的背景言，在整個圖說的化生系統裡，陰陽二氣之前有「太極」一氣，在「太極」之前又有「無極」，一種類似老子由無而有的歷程，丹道存義，應為不爭之事實。從陳搏至周敦頤，「無極」與「太極」，有前後生次之別，但在生成萬有與原始《易》說的核心意義上，二者並為宇宙生成之初始地位，「太極」更為其關注與構說的重點，二者並具宇宙生成之主體地位，才有朱熹以理學之基礎，強力曲合，合二為一。因此，不論「無極」或「太極」，並在《洪範》學的相襯下，與「皇極」的概念，有諸多可以相應的對話平臺，至少從宇宙觀或治道的認識上，普遍具有根源性與大中至正之義。

## （二）陰陽五行之布列推變

《太極圖說》詳細說明氣化之歷程，云：

1986年），卷12，頁292-293。

<sup>86</sup> 黃宗炎《圖學辯惑·太極圖說辨》云：「太極圖者，創于河上公，傳自陳圖南，名為无極圖，乃方士修鍊之術。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其旁門歧路也。老、莊以虚無為宗，无事為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虚』、『靜篤』遠矣。周茂叔得之，更為《太極圖說》，則窮其本而反于老、莊，可謂拾瓦礫而悟精蘊。但綴說于圖，合二途為一門，其病生矣。……茂叔得圖于方士，得偈于釋，心證于老。」見〔清〕黃宗炎撰，鄭萬耕點校：《太極圖說辨》，《圖學辯惑》（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頁454。明白指出周敦頤的《太極圖》，是儒、釋、老與仙道冒昧淆亂的結果。此外，《宋元學案·濂溪學案》、朱彝尊《曝書亭集》（卷58），以及《二程遺書》游定夫記程子語等諸書中，皆記周子之圖學，是兼容此諸家之學而成的。

<sup>87</sup> 參見朱熹《太極圖通書後序》。引自〔宋〕周敦頤：《通書》，收入《周敦頤集》，卷2，頁46-47。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sup>88</sup>

「無極而太極」為萬化之源，太極之動靜變化而生陰陽，陰陽本身即「一太極」，「一太極」即一氣，亦即「無極之真」的真實存在之樣貌。藉由陰陽二氣的交感變化，產生五行之氣，推衍四時的變化，進而化生萬物，確立萬物生成變化的基本規律，並含有時空並現的意涵。陰陽布分五行，即「二五之精」，亦即「一陰陽」之氣。由陰陽之兩儀，推定出四時與四方，以五行之水、火、木、金、土作分列，即水冬、火夏、木春、金秋，土王四季；具體將五行納入《易》學系統之中，五行布列作為宇宙生化系統下的重要階段，為陰陽進一步推衍之氣性，與主體運作規律，體現具體的時空意義，成為宇宙自然存在的基礎源頭。五行之氣化，水、火、木、金、土之布列，同於《洪範》之次序，則此氣化五行觀，與宋代《洪範》學發展下的五行思想進行應合，五行運化之本質相同，關涉的諸元素亦同。由此氣化生成，「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萬物由是而生，其基本原型，即乾坤各三索而生震、坎、艮、巽、離、兌六子，亦即《繫辭傳》所云太極生次下之「四象生八卦」的歷程；則此推布衍生八卦的基本屬性，又同於歷來理解《洪範》所述伏羲取法《河圖》畫卦成《易》之認識，亦即陳搏一系的普遍觀點，根本於《河圖》，並隱存有先天八卦的生成模式。至此也可以看出周子《太極圖》中的另一個內在深義，即八卦的形成概念固存於其中，《太極圖》本身存在著八卦的生成模式；這樣的理解，可以從後文所述之《無極圖》、舊有的《太極圖》與《古太極圖》等，得到進一步的驗證與確認。

胡士行（生卒年不詳）《尚書詳解》指出：「物莫不有初，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即取周敦頤《太極圖》之論述內涵，說明《洪範》「初一曰五行」的「初」義，故《四庫提要》特別指稱，胡氏因「《洪範》『初一曰五行』，則補繪《太極圖》以釋

<sup>88</sup> 同前註，〈太極圖說〉，卷1，頁4-5。

『初』字」。<sup>89</sup>指明《太極圖》與《洪範》之說的會通，《太極圖》中五行布列圖式，正為《洪範》之所指。《洪範》的五行觀，源自陰陽氣化之思想，並為歷來運用於天地自然之數的衍說，藉以闡釋《洪範》與《易》數之理論，大倡於宋代之後，而由陳搏至周敦頤以降的《無極圖》或《太極圖》所述，陰陽五行之布推，成為普遍之理解。

八卦之形成，與五行布列，進行密切的配用與會通關係，源自原始《洪範》對五行運化的基本觀念的轉用，以及漢儒《洪範》與《易》說陰陽災異五行化的理解，進一步將五行間架或配應於八卦之間，如京房、魏伯陽（151-221）即為典型代表。

### （三）八卦生成結構同於伏羲先天之法

周敦頤《太極圖》的化生結構：無極→太極→陰陽→五行（含四象與陰陽生成數之變化）八卦→六十四卦→萬物的生成。既稱《太極圖》，合丹道原始以《無極圖》為名，圖說前有「無極」，回到《易》之本色，則規準於「太極」，太極之生次，化生萬有，八卦也由此路徑而生。此一圖式含括八卦的生成，而太極又為萬化之先，<sup>90</sup>則此圖式展示出同伏羲畫卦之法，也就是原始於陳搏的先天成卦之法，既為伏羲先天之學，則伏羲又則準於《河圖》，故《太極圖》又與《河圖》、伏羲與先天之法相契應，同於邵雍先天八卦之主張。並且，又回到追溯伏羲取《河圖》而衍八卦之聖典依據，因聖人典籍所記而求之於天道，此聖典即《洪範》，不論《易傳》或是漢儒以降的說法，不論如何的遞嬗增衍，其根本的源頭，即是《洪範》之說。陳搏一系之說，便即為錯綜「河洛」、「先後天」與《太極圖》的一套理解宇宙與人事變化之龐富體系，其源頭即扣接於《洪範》，由此亦顯示周子之學，終必與《洪範》之原始認識，有一定的糾結。

周敦頤《太極圖》的前身，已當有諸多有關的圖式或思想存在，除了陳搏有其《無極圖》之制說外，已如前已引述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之說，丹道諸典籍，多見《無極圖》、《太極圖》者，<sup>91</sup>另外，在歷來諸典籍中亦輯收所謂的舊有

<sup>89</sup> 見〔宋〕胡士行：《尚書詳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卷7，頁363。

<sup>90</sup> 周敦頤於太極之前，有無極在先，二者之關係，此處不作辨析，直就太極而言。

<sup>91</sup> 見〔清〕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曝書亭集》，卷58，頁292。

《太極圖》與《古太極圖》者。由《無極圖》、舊有的《太極圖》與如《古太極圖》等所承繼再一次衍生的圖說，其基本思想觀念，必本於前此諸圖說。陳搏的《無極圖》，已不知其實，黃宗炎考索其圖，名「陳圖南本圖」（見圖 23），確立刻於華山石壁之中，說明「虛無生氣，氣生天地萬物」之道。<sup>92</sup>圖式與周敦頤《太極圖》相近，但內容之詮釋，尤重於丹道思想。又，《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中的《太極先天之圖》（圖 24）與《道妙惚恍之圖》（圖 25），皆在強調太極生次以成八卦之道，以「真元一氣」化生萬有；<sup>93</sup>明白將《太極圖》有關之圖說，反映在具體的八卦生成方面。這個方面，亦可從胡渭考引《古太極圖》（圖 26），取宋濂（1310-1381）之說，述明陰陽相含之象，以天地之數推衍，八分為八卦，「謂之《河圖》」，有別於周氏圖說，故加「古」之作區別。<sup>94</sup>將太極之圖，聯繫八卦的形成，以及《河圖》作為伏羲畫卦的依據，亦即陳搏、邵雍所謂先天八卦的布列生成關係。此般用數合五行、八卦，以及同《河圖》生卦之法，即溯源於《洪範》之詮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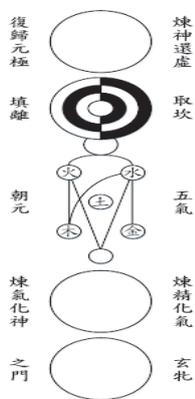


圖 23 無極圖  
(陳圖南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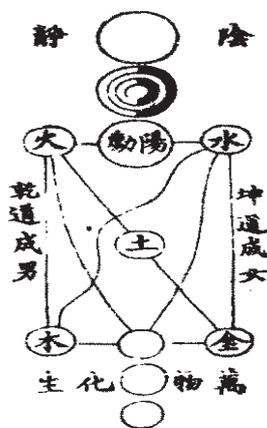


圖 24 太極先天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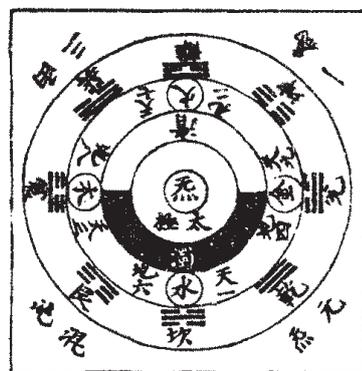


圖 25 道妙惚恍之圖

<sup>92</sup> 內容與圖式，見〔清〕黃宗炎撰，鄭萬耕點校：〈太極圖說辯〉，《圖學辯惑》，頁 454。

<sup>93</sup> 內容與二圖式，見佚名：《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收入《道藏》第 6 冊（上海：上海書店，1988 年），頁 707。

<sup>94</sup> 內容與圖式，〔清〕胡渭：〈先天太極〉，《易圖明辨》，卷 3，頁 84-85。

明代章潢（1527-1608）《圖書編》與《周易象義》，輯收前期《古太極圖》（圖 27），<sup>95</sup>述明先於周敦頤制說的《太極圖》之前的原古圖式，並輯《河圖八卦五行位數》（圖 28），<sup>96</sup>闡述《河圖》與八卦、五行的關係；太極本無形，為陰陽渾沌未分的自然狀態，儒道合流思維的制圖，作為原始創生的具體樣貌。由太極而布列生成八卦，八卦分列有序，正為先天之八卦，萬物之生成，亦在此先天八卦下形構。此太極之道，先天八卦之序分，純粹至善，「萬善皆從此出」，生生不窮，自然無邪，「物本天然，而萬物皆由此生」。<sup>97</sup>自此而觀之，「太極體也，先天用也」，<sup>98</sup>太極為體，八卦為用，體用同源，同源於一道。太極生卦，所謂「卦寓於理，理生乎數，數生乎氣」，<sup>99</sup>卦因陰陽五行之氣而生，以數明之，本於《洪範》的傳統認識。

又，南宋楊甲（約 1110-1184）《六經圖》與佚名《周易圖》、《大易象數鉤深圖》，皆輯說舊有之《太極圖》（圖 29），<sup>100</sup>認為太極的本然樣態，是「未有象數，惟一氣耳」，為陰陽未分判前的一氣存在；經清濁二分為天地之陰陽二氣，再而五行布分，「金、木、水、火，四方之位列」，五行合數，八卦確立，即云「水數六居坎而生乾，金數九居兌而生坤，火數七居離而生巽，木數八居震而生艮」。<sup>101</sup>說明太極生次而八卦生成之法。

綜合前所引述，包括周敦頤原圖與之前的古有《太極圖》或《無極圖》，主要說明陰陽運化原則，即先天八卦的陰陽生成之道，陰陽同法，卦列並同。此即《洪範》學所云伏羲本《河圖》所立八卦之道。因此，周敦頤的《太極圖》，其圖構之基本思想，即說明八卦之生成概念，但整體圖式並未強烈而清楚的凸顯主要在說明八卦的生成意義，但五行的融入，確實強化《洪範》五行的蘊義。在周

<sup>95</sup>圖式見〔明〕章潢：《圖書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6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卷 1，頁 3。同見於〔明〕章潢：《周易象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本第 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6，頁 472。

<sup>96</sup>同前註，第 969 冊，卷 22，頁 333。

<sup>97</sup>見〔明〕章潢：《圖書編》，卷 1，頁 4。

<sup>98</sup>見〔明〕章潢：《讀易雜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卷 2，頁 544。

<sup>99</sup>見〔明〕章潢：《圖書編》，卷 22，頁 333。

<sup>100</sup>見〔宋〕佚名：《周易圖》，卷上，頁 663。《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六經圖》皆標明「舊有此圖」；見〔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上，頁 3。

<sup>101</sup>見〔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上，頁 3。《周易圖》文字亦同。

敦頤之前或之後，有關《古太極圖》或舊有的《太極圖》，尤能述明八卦的形成之架構關係，亦即更能反映出《太極圖》之說與《洪範》學的具體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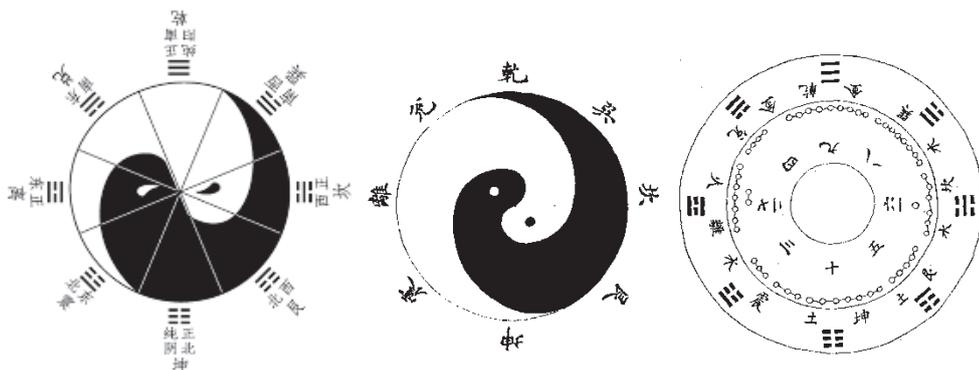


圖 26 古太極圖（胡渭） 圖 27 古太極圖（章潢） 圖 28 河圖八卦五行位數



圖 29 太極圖（舊有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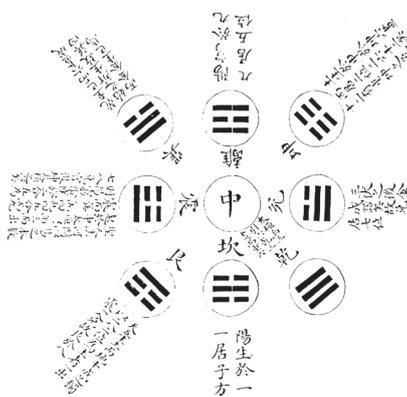


圖 30 鄭氏太極貫一圖

#### （四）中心之道

鄭東卿（1137年著書自序）詮解《太極圖》，以舊傳《太極圖》（古太極圖）為依據，藉其言早於周敦頤《太極圖》的「原型」圖式，構制《鄭氏太極貫一圖》（圖30），將「太極」與「河洛」之說進行聯結，強調太極為「一」，以「一」為始，又以「五」為中，合為六數，即太極函三之數，合天地人三才為六爻之合數，所謂「一歸於中，所謂執中，惟一之道」；「太極」同於「皇極」，以其「極」為「中」，則「皇極一而繫於五」。<sup>102</sup>「太極」與「皇極」同義，明確結合《尚書·洪範》所言「次五曰建用皇極」、「五，皇極，皇建其有極」之思想。<sup>103</sup>將《太極圖》的思想與「河洛」之說，及《洪範》「皇極」、五行、天地之數、八卦、四時與四方，進行有系統的配應，確立《太極圖》與《洪範》思想的相互貫通。鄭氏之圖，尤能清楚展示《太極圖》的核心思想，以及與《洪範》的可能聯繫。鄭氏特別顯著於「中」之道。<sup>104</sup>以中道為基，亦周敦頤思想之重要關懷。

《太極圖》八卦布成，取伏羲先天之法，太極居中，以中為心，說明執持此太極之道，慎獨此法，乃「千古之心傳」，<sup>105</sup>太極便在吾心；此太極吾心之道，即陳搏之傳，尤其邵雍常常強調的「心為太極」觀念。<sup>106</sup>在其先天之說，乃至有關的先天圖說，所謂「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先天圖》者，環中也」。<sup>107</sup>取「中心」為「極」為「中」的核心根源之主張。此一非心學家本體意識的中心思想，為陳搏一系的共同主張，源自於《易》之尚中，以及更早的《洪範》云《河圖》與《洛書》、伏羲之於八卦與禹之於「九疇」的居中觀念，《河圖》與《洛書》皆主之於中，《河圖》以太極居中，《洛書》以「五」與「十」土象處中，同於「九疇」以「皇極」為管鑰。「皇極」為天道

<sup>102</sup> 鄭東卿之圖說，見〔宋〕佚名：《周易圖》，卷上，頁664。

<sup>103</sup> 《洪範》之說，見〔漢〕孔安國傳，孔穎達疏：《洪範》，《尚書注疏》，卷12，頁168、172。

<sup>104</sup> 鄭氏對《先天圖》深信不疑，大致肯定此圖為遠古《洪範》所記已既存者，即其所言之《古先天圖》；認為包括揚雄《太玄》、關子明《洞極經》、魏伯陽《參同契》，以及邵雍《皇極經世書》，皆兆端於《先天圖》。參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25，頁149。

<sup>105</sup> 見〔明〕章潢：《圖書編》，卷1，頁3。

<sup>106</sup> 見〔宋〕邵雍：《皇極經世書》，卷14，頁1075。

<sup>107</sup> 同前註，卷13，頁1069。

之源，為治道之本，同於《太極圖》的無極與太極，乃至人極的終極關懷。

聖人體心合中，即《洪範》之「思」而「睿」。周敦頤特別指出：「《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因「思」而「睿」，故「睿，通也」，「睿」而能「通」。進一步云，「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sup>108</sup>思於幾微之中，即為「思通」，為動察萬有之作用，而必以無思為本，本於無思，則能無所不通，能夠與天地之道相互冥合，而登聖人體道行道之域。思之於無之境，能通之於萬有，此「無思」為本者，又即心之中、太極之中、吾人之心之主者。吾心之太極，即「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者，又即通天道以明人事於「人極」之企盼，<sup>109</sup>同於《洪範》作為治國大道之功的理想之域。

## 六、結論

綜上所述，陳搏一系圖說與《洪範》會通，其重要內涵與意義，概括如下：

（一）圖說的建構與發展，植根於特殊的學術背景，其中《洪範》學的抬頭，回歸於《洪範》原始思想與漢儒《洪範》五行化中的諸多思想觀念，作為陳搏一系圖說可以依恃與會通者；復以有關圖式思想的確立，除必須找到應合《周易》的思想底蘊，也可從《洪範》這部帶有原始性與神秘性的治國大法、陰陽五行序列確立的儒家經典中，尋找可能的傳統依據，使思想的形成，能夠與傳統結合，提高思想體系的神聖性、真確性與可靠性。因此，陳搏一系《易》學圖說，取《洪範》進行會通構說，積極期待透顯思想理論的合理闡發，與圖式構制的可信驗性。

（二）陳搏立基於丹道與《易》說的融合，思想理論中，除可溯源於原有丹道的基本觀點外，亦有來自原始的陰陽五行觀念，為漢代《洪範》五行災異之說的主流元素，並同《易》之體性相契，歸本於取《洪範》作為神聖性的文本。陳搏明確作為劉牧、邵雍、周敦頤諸家思想成就的背後原主，在共同思想體系下進行分殊，分殊中有其明確的共性，並在各自分殊的思想主張中體會；從理解陳搏一系《易》學圖說與《洪範》之會通，可以同時理解其殊同之所在，以及對有關圖說發展的歧異，有更為清楚的認識與澄清。

（三）漢儒《洪範》學下立論天地之數作為《河圖》與《洛書》五行觀的理

<sup>108</sup> 見〔宋〕周敦頤撰，〔清〕周沈珂編：《周元公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425。

<sup>109</sup> 見〔宋〕周敦頤：《太極圖說》，《周敦頤集》，卷1，頁3。

解，但未指明九數與十數之分，也未定型化以之同《易》卦與《洪範》九疇配應，又未進行數列的布分構說，僅限於天地之數同五行的分配，亦即「五位相得而各有合」的理解。但至陳搏一系，則進行具體而系統性的建構，故非漢儒之說所能牢籠。

（四）《易》學圖式化與數理化的傾向與特色，主要源自陳搏一系圖說的強勢推展。陳搏一系《易》說，接受漢代以來對《洪範》的傳統詮義、陰陽災異與五行觀的合流，以及一貫的「河洛」來由之主張，形成新的圖說思想。自劉牧、邵雍與周敦頤，更有系統的建立其自屬的思想體系，包括《河圖》與《洛書》、「皇極經世」與先後天圖說、《太極圖》等不同的主體特色，成為圖書之學的核心內容。具體相涉者：劉牧的《河圖》與《洛書》之建構、數列運用與八卦用數，來自對《河圖》對應伏羲衍卦與《洛書》對應《洪範》「九疇」的融攝。邵雍的《皇極經世書》中之「皇極」概念，經世的元會運世之推行，乃至先天之學之建構，亦與《洪範》載伏羲衍卦、禹立「九疇」的「河洛」原始關係，以及五行配數與「皇極」為中等說之可會通，有密切的相關。周敦頤《太極圖》不論是五行的布列，八卦的形成，乃至「無極而太極」、人極的思想關懷，與《洪範》原始的「河洛」概念、陰陽五行觀及「皇極」主張，有具體的彌合貫通者。

（五）陳搏思想分而為劉、邵、周三家，而三家合而為陳搏整體性理論體系。三家或雖自主其說，各自標立特色，然彼此存在密切聯繫，且彼此具備既存的聯繫，非後人以各主其說之論，所能簡單的概括。至若南宋以降，增益三家之說的聯繫性圖式思想，或雖有增衍創造，但亦在傳統既有的脈絡下展開，此傳統的既有脈絡基礎，便為《洪範》學圍繞在《易》之生成的傳統認識上，也是陳搏整體性的理論體系。

（六）從《易》學圖式化的系統觀之，起於陳搏一系的「河洛」、「先後天」、「無極、太極」等相對獨立之說，進一步「河洛」之用數與天地之數、大衍推筮之法，產生融合互參，以及「河洛」同先後天圖說的各種不同關係之整合並配，圖說繁衍增生，蔚為大觀。在「河洛」用數上，陳搏所繫已不易真確考實，而劉牧之說成為其傳正的主體代表，配用的是「河九洛十」之主張，來自《洪範》學自漢代以降原說之依恃，以其具有理論體系的「易數鉤隱」之說，清楚反映其主張背後的邏輯性意義，但不見得為宋儒朱熹一系所接受，源於對陳搏原始思想的認識上之誤解，而產生不同的對立主張。朱熹一系又尤其誤解邵雍於此方面的本義，認為其「河洛」用數與劉牧相悖，用以駁擊劉牧為謬。詳察劉牧以降的丹道

學者之觀點，大抵能夠明確認識陳搏一脈之說，始終一貫的理解，劉牧作為原始義法的師承主張，因朱熹與之相異的疵議，從回歸《洪範》學的學術傳統之辨證，可以得到具體的確認。宋代以降之《易》學圖說，現實上形成兩種壁壘分明的不同局面，幸由黃宗羲、黃宗炎、胡渭之考索得以正本清源，《洪範》的基礎觀念，仍為其中考索推證之圭臬。

(七) 劉牧衍數立「河九洛十」之說，與漢儒以來《洪範》學五行配數之用，關注於運數之道相同；陳搏至劉牧一脈，予以具體化、圖像化。《河圖》九數顯諸八卦與五行之配位，終在太極化生八卦之生成義上。《洛書》十數展示五行合天地十數的陰陽五行之變、氣化流行的自然之道與法則，體察天道為人事之本。因此，劉牧制圖立說，與《洪範》學漢儒傳統中，伏羲衍立八卦、禹制用「九疇」之法，根本概念上相應合。

(八) 邵雍「皇極」至大至中之義，隱合《洪範》「皇極」處「九疇」之「中」的基本精神，同於太極之道，先天推衍之「中」的本質。伏羲先天推《易》，與《河圖》成卦，畫上等號，亦準於《洪範》之述義。衍數推用，合陰陽五行同天地之數之配合，此又準《洪範》五行用數之取向。邵雍之法，不僅牢籠於先後天之說，「河洛」、「太極」之義，同樣融會於其整體的理論體系之中。

(九) 周敦頤《太極圖》可會通之要點，在於「無極而太極」中的意旨，乃至人極之企盼，與「九疇」與「皇極」，皆能隱合。陰陽動靜與五行布列的流行變化，亦與《洪範》的五行推布，以及與漢儒以來的合數之用，都能一貫的契合。其《太極圖》背後的太極生次系統，即邵雍論定的伏羲八卦生成系統，亦即《洪範》中伏羲畫卦取用《河圖》之背景。

## 徵引書目

### 〔傳統文獻〕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
- 〔漢〕佚名：《易緯乾鑿度》，收入〔清〕鍾謙鈞輯：《古經解彙函·易緯八種》，（版本資料）。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宋〕劉牧：《易數鉤隱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邵雍：《皇極經世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周敦頤：《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_\_\_\_\_：《通書》，收入《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宋〕周敦頤撰，〔清〕周沈珂編：《周元公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朱震：《漢上易傳》，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史浩：《尚書講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張行成：《元包數總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_\_\_\_\_：《觀物外篇衍義》，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_\_\_\_\_：《皇極經世索隱》，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_\_\_\_\_：《易通變》，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楊甲：《六經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林之奇：《尚書全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尤袤：《遂初堂書目》，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宋〕王稱：《東都事略》，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382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宋〕朱熹：《晦庵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4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_\_\_\_\_：《周易本義》，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 年。
- 〔宋〕朱熹纂集：《宋名臣言行錄》，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宋〕蔡元定：《皇極經世指要》，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346 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
- 〔宋〕王湜：《易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0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宋〕王柏：《魯齋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8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宋〕趙善湘：《洪範統一》，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宋〕胡士行：《尚書詳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宋〕王應麟：《玉海》，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4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 年。
- 〔宋〕李幼武纂集：《宋名臣言行錄（外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49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宋〕雷思齊：《易圖通變》，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2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宋〕朱鑑：《文公易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宋〕祝泌：《觀物篇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05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年。
- \_\_\_\_\_：《皇極經世解起數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05 冊，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宋〕佚名：《大易象數鉤深圖》，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宋〕佚名：《周易圖》，收入《正統道藏》第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

〔元〕朱隱老：《皇極經世書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56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元〕王申子：《大易緝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元〕張理：《易象圖說》，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明〕曹端：《太極圖說述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明〕黃畿：《皇極經世書傳》，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57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

〔明〕楊慎：《升菴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明〕章潢：《圖書編》，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68-96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_\_\_\_\_：《周易象義》，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_\_\_\_\_：《讀易雜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清〕毛奇齡：《仲氏易》，收入《大易類聚初集》第13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年，據《皇清經解》影印本。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_\_\_\_\_：《經義考》，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清〕黃宗羲撰，鄭萬耕點校：《易學象數論（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清〕黃宗炎撰，鄭萬耕點校：《圖學辯惑》，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清〕惠棟：《易漢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清〕胡渭：《易圖明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清〕王植：《皇極經世書解》，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_\_\_\_\_：《易學》，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佚名：《上方大洞真元妙經圖》，收入《道藏》第6冊，上海：上海書店，1988年。

### 〔近人論著〕

王政：《宋代皇極說研究》，濟南：山東大學政治學理論碩士論文，2019年。

王博：〈從皇極到無極〉，《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5卷第6期，2018年11月，頁32-41。

吳建偉：《宋代《洪範》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

吳震：〈宋代政治思想史上的「皇極」解釋——以朱熹《皇極辨》為中心〉，《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頁1-12。

汪顯超：〈陳搏《無極圖》徵義及其內丹原理〉，《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頁9-14。

馬空群：《尚書洪範五行正義——澄清歷代對五行之誤解》，臺北：海獅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張兵：《《洪範》詮釋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

張建民：《宋代《尚書》學研究》，西安：西北大學歷史學博士論文，2009年。

黃乾殷：《宋初三大《易》圖圖式本義探微》，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20年。

黃復山：〈《洪範》「皇極」訓義流行考〉，《輔大中研所學刊》，第3期，1994年6月，頁3-19。

黃靖芬：《陳搏《易》學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

詹石窗：〈劉牧《易數鉤隱圖》略析〉，《宗教學研究》，1996年第3期，頁1-6。

劉起鈞：《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蔡根祥：《宋代尚書學案》，新北：花木簡文化出版社，2006年。

蔣秋華：《宋人洪範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年。

盧秀仁：《劉牧《易》學研究》，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

魏小娟：《邵雍圖書學研究》，蘭州：西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哲學碩士論文，2017年。

# An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Yi Diagrams and Hongfan by Chen Tuan and his Followers in the First Half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en, Rui -Hong\*

[Abstract]

The theory of *Yi* diagrams formulated by Chen Tuan, based on his ideology of *Dandao*, or Daoist Alchemy,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Yi* in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made possible by his disciples and followers. Concurrent with this trend is the revival of *Hongfan* (or *the Great Plan*) in concordance with the current political atmospher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Daoism.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two tendencies in intellectual thought has formed a unique phenomenon in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in the Song Dynasty. With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and mu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o trends,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mportance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Yi* diagrams theory formulated by Chen Tuan, as well as the later generations he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upon: Liu Mu, Shao Yong, and Zhou Dunyi. By combing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Yi* diagrams and *Hongfan*, and through the presentation of *Yi* diagrams with numbers and philosophical ideas, the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academic contexts from which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arises, establishes the potential connections of the ideas put forward by these scholars, and makes conclusions about the important meanings and implications their theories convey in the history of *Yixue*.

**Keywords:** *Hongfan*; Chen Tuan; Liu Mu; Shao Yong; Zhou Dunyi

---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